清儒學案

口 12
3276
92

B. U.
3276
32

門口 12
號 3276
卷 92

清儒學案卷二百九十三

天津徐世昌

鹿門學案

鹿門經術原以高密爲宗其後專治今文家言涂轍稍變

經義引而日新時會然也唯博洽精審亦能折中羣言無所偏激述鹿門學案

皮先生錫瑞

皮錫瑞號鹿門善化人同治癸酉拔貢生光緒壬午舉人考取內閣中書幼工詞章博聞强記淡於榮利研精漢儒經訓之學宏通詳密多所發明光緒末年主講江西經訓書院其教人大旨一當知經爲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二當知漢初去古未遠以爲孔子作經說必有據三當知後漢古文說出乃尊

昭和十五年六月廿八日購求

周公以抑孔子四當知晉宋以下專信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傳而大義微言不彰五當知宋元經學雖衰而不信古文諸書亦有特見六當知國朝經學復盛乾嘉以後治今文者尤能窺見聖經微旨執此六義以治諸經乃知孔子以萬世師表之尊正以其有萬世不易之經經之大義微言亦甚易明治經者當先去其支離瑣細而用漢人存大體玩經文之法勉為通經致用之材斯不至博而寡要迂而無用矣江西學者聞風興起成材甚多晚以病還湘卒著有經學歷史經學通論王制箋古文尚書冤詞平議今文尚書考證尚書中候疏證聖證論補評鄭志疏證鄭記考證六藝論疏證若干卷

易經通論

論變易不易皆易之大義

治經者當先知此經之大義以易而論變易不易皆大義所在二者當並行不相悖周易正義第一論易之三名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為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為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

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戸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簡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錫瑞案孔穎達引證詳明乾鑿度爲說易最古之書鄭君兼通今古文之學其解易之名義皆兼變易不易之說鄭引易尤切實是易雖有窮變通久之義亦有不易者在斯義也非獨易言之羣經亦多言之而莫著於禮記大傳曰改制度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尊尊也親親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變革即變易也不可變革即不易也董仲舒漢初大儒深得斯旨其對策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後人讀之疑其前後矛盾不知董子對策之意全在變法以爲舜繼堯後大治有道故可無爲而治漢繼秦後大亂無道而漢多襲秦舊故謂當變更化不變者道也當變者法也亦即易以變易爲義而有不變者在也今之學者不知窮變通久之義一聞變法羣起而爭反其說者又不知變易之中有不易者在舉天地君臣父子不可變者亦欲變之又豈可爲訓乎

論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

讀易者當先知伏羲爲何畫八卦其畫八卦有何用處正義曰

作易所以垂教者卽乾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爲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又坤靈圖曰伏羲氏立九部民易理春秋緯文耀鉤曰伏羲作易名官禮緯含文嘉曰慮者別也戲也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鄭君六藝論曰慮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無文字謂之易以厚君民之別鄭專以厚君民之別爲說蓋本孔子云君親以尊

臣子以順之義陸賈新語道基篇亦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暢其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後臥之詘詘起之吁吁飢卽求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焦循謂讀陸氏之言乃恍然悟伏羲所以設卦之故更推闡其旨曰學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爲六十四何以能治天下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畫爲萬古修己治人之道孔子刪書始唐虞治法至唐虞乃備也贊易始伏羲人道自伏羲始定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伏羲設卦觀象定

嫁娶以別男女始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然則君臣自伏羲始定故伏羲爲首出之君前此無夫婦父子卽無君臣凡緯書所載天皇地皇人皇九頭五龍攝提合雒等紀無容議矣莊子繕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莊子不知易道不知伏羲之功者也飲食男女雖禽獸蟲豸生而卽知然牝牡無定偶故有母而無父自伏羲畫八卦而人道定有夫婦乃有父子有父子乃有君臣孔子贊易所以極稱伏羲之功也人道不定天下大亂何以得至一故無伏羲畫卦則無夫婦無父子無君臣而以爲陰陽和靜萬物不傷眞妄論矣阮嗣宗通易論云易者何也乃昔之元眞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於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嗣宗亦莊生之流而論易則稱伏羲之功不拾漆園唾餘然謂利用不存法制夷昧似謂上古本有法制利用至伏羲時晦亂而伏羲氏復之則無稽耳錫瑞案焦氏發明伏羲畫卦之功尤暢畫卦之功首在厚君民之別故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地天爲泰天地爲否似與此義相反蓋泰之得在天地交否之失在天地不交履以位言泰否以情言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後世尊卑隔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四語本蘇子瞻昧者欲矯其弊遂議盡去上下之分豈知作易垂教所以理

人倫而明王道之義乎

書經通論

論尚書分今古文最先而尚書之今古文最糾紛難辨

兩漢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爲最先亦以尚書爲最糾紛難辨治尚書不先攷今古文分別必至茫無頭緒治絲而棼故分別今古文爲治尚書一大關鍵非徒爭門戶也漢時今文先出古文後出今文立學古文不立學漢立十四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魯齊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皆今文立學者也費氏古文易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皆古文不立學者也其後今文立學者皆不傳古文不立學者反盛傳蓋自東漢以來異說漸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謂今古文之分尚書最先者史記儒林傳舉漢初經師詩自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禮自高堂生易自田何春秋自胡毋生董仲舒皆今文無古文惟於尚書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是漢初已有古文尚書與今文別出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爲最先也謂今古文以尚書爲最糾紛難辨者太史公時尚書立學者惟有歐陽太史公未言受書何人史記引書多同今文而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則史記引書爲歐陽今文乎抑安國古文乎此難辨者一漢書藝文志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又儒林傳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

書校之非是後漢書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據此則漢時古文尚書已有三本一孔氏之壁書一張霸之百兩一杜林之漆書此難辨者二東晉梅賾獻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孔穎達作疏以孔氏經傳爲眞馬鄭所注爲張霸僞書宋儒以孔安國書爲僞近儒毛奇齡以孔氏經傳爲僞馬鄭所注本於杜林漆書者爲僞閻若璩惠棟則以孔氏經傳爲僞馬鄭所注本於杜林者卽孔壁眞古文劉逢祿宋翔鳳魏源又以孔氏經傳與馬鄭本於杜林者皆僞逸十六篇亦非孔壁之眞此難辨者三錫瑞案張霸書之僞漢書已明辨之孔安國書之僞近儒已明辨之馬鄭古文尚書出於杜林者是否卽孔壁眞古文至今猶無定論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爲最糾紛難辨也若

唐玄宗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乃以當時俗書改隸書與漢時今文不同文獻通考曰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宋時又有古文尚書出宋次道家尤不足據阮元曰衞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衞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

論漢時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譯語各異

漢時所謂今文今謂之隸書世所傳熹平石經與孔廟等處漢碑是也漢時所謂古文今謂之古籀世所傳鐘鼎石鼓與說文所列古文是也隸書漢時通行故謂之今文猶今人之於楷書人人盡識者也古籀漢時已不通行故謂之古文猶今人之視篆隸不能人人盡識者也史記儒林傳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

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錫瑞案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見許氏說文自敘伏生爲秦博士所藏壁中之書必與孔壁同爲古文至漢發藏以教生徒必易爲通行之隸書始便學者誦習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始用篆文書不通行後卒改用今體楷書觀今人不識篆文不能通行即知漢人不識古文不能通行之故此漢時立學所以皆今文而古文不立學也古文尚書之名雖出漢初尚未別標今文之名但云歐陽尚書夏侯尚書而已劉歆建立古文尚書之後始以今尚書與古尚書別異許愼五經異義列古尚書說今尚書夏侯歐陽說是其明證龔自珍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曰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後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爲伏生之徒讀之一爲孔安國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既讀之後皆今文矣惟讀者人不同故其說不同源一流二漸至源一流百此如後世翻譯一語言也而兩譯之三譯之或至七譯之譯主不同則有一本至七本之異未譯之先皆彼方語矣既譯之後皆此方語矣其所以不得不譯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曉殊方語故經師之不能不讀者不能使漢博士及弟子員悉通周古文然而譯語者未嘗取所譯之本而毀棄之也殊方語自在也讀尚書者不曰以今文讀後而毀棄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見於羣書及許氏說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譯字之人必華夷兩通而後能之讀古文之人必古今字盡識而後能之此班固所謂曉古今語者必冠世

大師如伏生歐陽生夏侯生孔安國庶幾當之餘子皆不能也
此今文古文家之大略也若夫讀之之義不專指以此校彼而
言又非謂以博士本讀壁中本而言其如予外王父段先生言
詳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案段氏解讀字甚精龔氏通翻譯解
讀字尤確據此可知今古文本同末異之故學者不必震於古
文之名而不敢議矣

論治尚書當先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陳喬樅今文
尚書經說攷

孔傳至今日人知僞作而不足信矣蔡傳又爲人輕蔑而不屑
稱矣然則治尚書者當以何書爲主陳澧曰江王段孫四家之
書善矣既有四家之書則可刪合爲一書取尚書大傳及馬鄭
王注僞孔傳與史記之采尚書者爾雅說文釋名廣雅之釋尚
書文字名物者漢人書之引尚書而說其義者采擇會聚而爲
集解孔疏蔡傳以下至江王段孫及諸家說尚書之語采擇融
貫而爲義疏其爲疏之體先訓釋經意於前而詳說文字名物
禮制於後如是則盡善矣錫瑞案陳氏說近是而未盡也江聲
尚書集注音疏疏解全經在國朝爲最先有華路藍縷之功惟
今文搜輯未全立說亦有未定（如解曰若稽古兩歧孫星衍已辨之）又承東吳惠
氏之學好以古字改經頗信宋人所傳之古尚書此其未盡善
者王鳴盛尚書後案主鄭氏一家之學是爲專門之書專主鄭
故不甚采今文且間駁伏生（如解司徒司馬司空之類）亦未盡善段玉裁古
文尚書撰異於今古文分別具晰惟多說文字匙解經義且意
在祖古文而不信伏生之今文（如金縢訊今文說之類）亦未盡善孫星衍
尚書今古文注疏於今古說搜羅略備分析亦明但誤執史記

皆古文致今古文家法大亂如論衡明引金縢古文說孫以其者今文亦古說也豈非遁詞　亦有未盡善者然大致完善優於江王故王懿榮請以立學其後又有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魏源書古微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攷三家之書皆主今文不取古文蓋自常州學派以西漢今文爲宗主尚書一經亦主今文劉氏魏氏不取馬鄭並不信馬鄭所傳逸十六篇其識優於前人惟既不取馬鄭古文則當專宗伏生今文而劉氏魏氏一切武斷改經增經如魏氏改梓材爲爲魯誥且臆增數篇攙入尚書從宋儒臆說而變亂事實與伏生之說大背如劉氏駁周公避居二事魏氏尤多新解如以管叔爲瞎酒亡國之類　皆不盡善陳氏博采古說有功今文惟其書頗似長編搜羅多而斷制少又必引鄭君爲將伯誤執古說爲今文以致反疑伏生違棄初祖如文王受命周公避居二事皆詆伏生老耄記憶不全　亦有未盡善者但以捃拾宏富今文家說多存治尚書者先取是書與孫氏今古文注疏悉心研究明通大義篤守其說可不惑於歧趨今即近人所著書中酌取兩家之說指明初學所入門徑以免歧誤猶易取焦張兩家之說也若如陳澧所言撰爲集解義疏當先具列伏傳史記之說字字遵信加以發明不可誤據後起之詞輕疑妄駁次則取白虎通及兩漢書所引經說加以漢碑所引之經此皆當日通行之今文足備考證又次則取馬鄭僞孔擇其善者以今文爲折衷合於今文者錄之不合於今文者去之或於疏引而加駁正至蔡傳與近儒所著則於義疏擇取其長兩說相同則取先出如取蔡不取江是　不合於今文者概置不取以免轇轕惟其說尤足惑人及人所誤信者乃加辨駁使勿迷眩後人以此體例勒成一書斯爲盡善否則俱收並蓄未能別黑白以定一尊古

今雜淆漢宋兼采覽者如入五都之市瞽惑不知所歸祇是一部類書無關一經閎旨豈得爲善本乎 今人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兼疏今古文詳明精確最爲善本

詩經通論

論毛傳不可信而明見漢志非馬融所作

史記儒林傳述漢初經師易止田生一人書止伏生一人禮止高堂生一人春秋有胡母生董仲舒二人而二人皆傳公羊故漢初立公羊博士不分胡董惟詩有三人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此三人者生非一處學非一師同爲今文而實不同故漢初分立三博士蓋有不得不分別者史記不及毛公若毛公爲六國時人所著有毛詩故訓傳史公無緣不知此毛傳不可信者一漢書藝文志雖列毛詩與毛詩故訓傳而云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自謂者人不謂然也毛詩始發見於劉歆漢志多本劉歆七略乃以魯最爲近而於毛有微詞則班氏初不信毛漢志亦非全用七略此毛傳不可信者二徐整陸璣說毛詩授受源流或以爲出荀卿或以爲不出荀卿 魏源辨之已詳 兩漢以前皆無此說此毛傳不可信者三荀卿非十二子有子夏之賤儒是荀卿之學非出子夏判然爲二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祖子夏不應祖荀卿祖荀卿不應祖子夏此毛傳不可信者四申公受詩於浮邱伯浮邱伯又受之荀卿則魯詩實出荀卿矣若毛詩亦荀卿所傳何以與魯詩不同此毛傳不可信者五漢志但云毛公之學不載毛公之名亦無大小毛公之分鄭君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

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曰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蓋鄭君始言大小毛公有二陸璣始著大小毛公之名如其說則作傳者毛亨非毛萇故孔疏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鄭漢末人不應所聞詳於劉班陸璣吳人不應所聞又詳於鄭此毛傳不可信者六後漢書章帝紀建元六年詔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袁宏後漢紀遂言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皆置弟子案古文在漢時無置博士弟子者惟左氏立而旋罷故顧炎武斷後漢儒林傳詩齊魯韓毛毛字爲衍文儒林傳云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顧氏之說是也儒林傳馬融作毛詩傳何焯曰後人據此傳云詩序之出於宏不誤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康成親受經於季長以箋爲致敬亦得案何氏說雖有據而漢志已列毛詩詁訓傳仍當以融別有詩傳爲是

論以世俗之見解詩最謬毛詩亦有不可信者

凡經學愈古愈可信而愈古人愈不見信所以愈可信者以師承有自去七十子之傳不遠也所以愈不信者去古日遠俗說沈溺疑古說不近人情也後世說經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見測古聖賢一以民間之事律古天子諸侯各經皆有然而詩爲尤甚姑舉一二言之如關雎三家以爲詩人求淑女以配君子毛以爲后妃求賢以輔君子皆不以寤寐反側屬文王俗說以爲文王求太姒至於寤寐反側淺人信之以爲其說近人情矣不知獨居求偶非古聖王所爲且如其說則關雎與月出株林相

去無幾正是樂而淫哀而傷孔子何以稱其不淫不傷取之以冠篇首試深思之則知俗說不可信矣卷耳三家無明文荀子以爲卷耳易采頃筐易盈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毛以爲后妃佐君子求賢審官皆不以采卷耳爲實事俗說以爲提筐采卷耳因懷人而置之大道引唐人詩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爲比例又以二三章爲登山望夫酌酒銷愁淺人信之以爲其說近人情矣不知提筐采卷耳非后妃身分登山望夫酌酒銷愁亦非后妃身分且不似幽閒淑女行爲試深思之則知俗說不可用矣其他如疑詩人不應多諷刺是不知古者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之義也疑淫詩不當入國史是不知古者男女歌詠各言其傷行人獻之太師之義也疑陳古刺今不可信是不知主文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之義也疑作詩不當始衰世是不知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壞而春秋作皆衰世所造之義也疑康王不應有刺詩是不知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則傷始亂之義也後儒不知詩人作詩之意聖人編詩之旨每以世俗委巷之見推測古事妄議古人故於近人情而實非者誤信所不當信不近人情而實是者誤疑所不當疑見毛鄭之說已覺齟齬不安見三家之說尤爲枘鑿不入曲彌高而和彌寡矣或謂大毛公六國時人安見不比三家更古曰毛公六國時人並無明文可徵且毛傳實有不可信者丕顯二字屢見詩書毛傳於文王有周不顯曰不顯顯也又於不顯亦世曰不世顯德乎是其意以不字爲語詞爲反言不知不顯即丕顯也不顯亦世即丕顯奕世也不顯不時即丕顯丕承清廟之不顯不承正丕顯丕承之證也卷阿伴奐爾游矣伴奐疊韻連文爲義

與下優游一例卽皇矣之畔援顏注漢書引詩正作畔換亦卽閔予小子之判換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毛傳乃云廣大有文章貌是其意分伴與爲兩義伴訓廣大與訓有文章不知下句優游何以解之毛何不分優游爲兩義乎正義據孔晁引孔子曰與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孔晁王肅之徒其所引卽孔叢家語之類王肅僞作必非聖言蕩會是彊禦彊禦亦二字連文爲義左氏昭元年傳曰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連文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强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難史記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猶彊暴也彊禦卽爾雅釋天之彊圉漢石門頌倒其文曰綏億衙彊惟其義同故可倒用毛傳乃云彊梁禦善也不知二字連文而望文生義豈六國時人之書乎

論詩教温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楚辭及唐詩宋詞猶得其旨

論語言六經惟詩最詳可見聖人刪詩之旨而不得其解則反致軫轕如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毛序已糾纏不清鄭箋改哀爲衷朱注論語又以憂易哀後人更各爲臆說矣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本託諷聖人恐人誤會故以無邪正之毛鄭解詩於此義已不盡合朱子以鄭衞詩爲淫人自言王柏乃議刪鄭衞矣惟言小子何莫學夫詩一章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本末兼該鉅細畢舉得詩教之全而人亦易解其大者尤在温柔敦厚長於風諭困學紀聞曰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見韓詩外傳韓詩以黍離爲伯奇悟慈父與毛詩以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哀誦蓼莪之弟伯封作言孝子之事故能感爲閔周者不同

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焦循毛詩補疏序曰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即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廟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而不疑故示之於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父則君父怡然釋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以思致思則以嗟歎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爲教歟又補疏曰循按蒹葭考槃皆遯世高隱之辭而序則云考槃刺莊公蒹葭刺襄公此說者所以疑序也嘗觀序之言刺如氓靜女刺時簡公刺不用賢芄蘭刺惠公匏有苦葉雄雉刺衛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太叔于田刺莊公羔裘刺時還刺荒著刺時不親迎葛屨刺褊汾沮洳刺儉十畝之閒刺時伐檀刺貪蟋蟀刺晉僖公山有樞椒聊刺晉昭公有杕之杜刺晉武公葛生采苓刺晉獻公宛邱刺陳幽公蜉蝣刺奢鴟鳩刺不壹祈父曰駒黃鳥刺宣王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魚藻采菽刺幽王抑衛武公刺厲王求之詩文不見刺意惟其爲刺詩而詩中不見有刺意此三百篇所以

温柔敦厚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也後世之刺人一本於私雖君父不難於指斥以自鳴其直學詩三百於序既知其爲刺某某之詩矣而諷味其詩文則婉曲而不直言寄託而多隱語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禍即如節南山雨無正小弁等作亦惻怛纏綿不傷於直所以爲千古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詩中即明白言之不待讀序即知其爲刺某人之作則何以爲主文譎諫而不訐温柔敦厚而不愚（二語李行修說）人之多辟無自立辟洩冶所以見非於聖人也宋明之人不知詩教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倖直抵觸其君相習成風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謂小序之有裨于詩至切至要特詳論於此錫瑞案詩婉曲不直言故能感人焦氏所言甚得其旨三百篇後得風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辭太史公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而楚辭未嘗引經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詩素餐之語或據以爲當時孔教未行於楚之證案楚莊王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諸人在春秋時已引經不應六國時猶未聞孔教楚辭蓋偶未道及而實兼有國風小雅之遺其後唐之詩人猶通比興至宋乃漸失其旨然失之於詩而得之於詞猶詩教之遺也

三禮通論

論漢初無三禮之名儀禮在漢時但稱禮經今注疏本儀禮大題非鄭君自名其學

三禮之名起於漢末在漢初但曰禮而已漢所謂禮即今十七篇之儀禮而漢不名儀禮專主經言則曰禮經合記而言則曰禮記許慎盧植所稱禮記皆即儀禮與篇中之記非今四十九

篇之禮記也其後禮記之名爲四十九篇之記所奪乃以十七篇之禮經別稱儀禮又以周官經爲周禮合稱三禮蓋以鄭君並注三書後世盛行鄭注於是三書有三禮之名非漢初之所有也史記儒林傳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據史記高堂生所傳士禮即今十七篇之儀禮是史公所云禮止數儀禮不及周禮與禮記也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原注后氏戴氏劉敞曰七十當作十七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周官經六篇據漢書經十七篇即今十七篇明堂陰陽說二篇周官經六篇之儀禮古經五十六篇則合逸禮言之記百三十一篇今四十九篇之禮記在內明堂陰陽今明堂位月令在內中庸說即今禮記之中庸而志皆不稱經周官經別附於後是班氏所云經止數儀禮不及周禮與禮記也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於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劉敞曰讀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禮記奔喪正義曰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

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孔疏引漢志云十七篇可證今本之誤與劉氏說正合而云古文禮五十七篇其餘四十篇則又誤多一篇與漢志云五十六卷多三十九篇之數不合古云篇卷有同有異此則五十六卷即五十六篇蓋篇卷相同者禮記正義序引六藝論作古文禮凡五十六篇不誤下云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說尤詳明下又云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蓋孔穎達推論之辭諸家輯本皆不以爲鄭君之論丁晏儀禮釋注敍據此以爲儀禮大題疑鄭君自名其學非也

論鄭君分別今之儀禮及大戴禮小戴禮記

刪大戴之說

禮記正義序又引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載聖名在也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又引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鄭君分別今之儀禮及大戴禮小戴禮記甚明近人推闡鄭義者陳壽祺左海經辨爲最晰其說曰壽祺案二戴所傳記漢志不別出以其具於百三十一篇記中也樂記正義引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此即小戴所傳則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蓋別錄兼載諸家之本視漢志爲詳矣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晉司空長史）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

禮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邵言微誤隋書經籍志因傳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爲四十九篇休竄戴東原辨之曰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元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橋所見篇數已爲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學於融其六藝論亦但曰戴聖傳記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謂大戴闕篇即小戴所錄而尚多三篇遂聊歸之融耳壽祺案橋仁師小戴後漢書謂從同郡戴德學亦誤又曹褒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二戴慶氏皆后倉弟子惡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耶釋文序錄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然則謂馬融足三篇者妄矣又曰錢詹事大昕漢書考異云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篇之數壽祺案今二戴記有投壺哀公問兩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見小戴祭義諸侯釁廟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小戴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見小戴喪服四制其宅篇目尚多同者漢書王式傳稱驪駒之歌在曲禮服虔注云在大戴禮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毛詩豳譜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又漢書韋元成傳引祭義白虎通毗桑篇引祭義曾子問情性篇引開

傳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檀弓其文往往爲小戴記所無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壺釁廟之互存而各有詳略乎大戴禮亡篇四十七唐人所見已然白虎通引禮讖法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五帝記少牢饋食禮注引禘于太廟禮疏云大戴禮交周禮注引王霸記明堂月令論引侚穆篇風俗通引號謚記論衡引瑞命篇皆大戴逸篇其他與小戴出入者略可舉數豈能彼此相足竊謂二戴於百三十一篇之記各以意斷取異同參差不必此之所棄即彼之所錄也

論周禮在周時初未舉行亦難行於後世

漢今文家張禹包咸周生烈何休林碩不信周禮者也賈疏云張包周何林不信周禮爲周公所作古文家劉歆杜子春鄭興鄭衆衞宏賈逵許愼馬融鄭玄尊信周禮者也自漢至今於周禮一書疑信各半周禮體大物博即非周公手筆而能作此書者自是大才亦必掇拾成周典禮之遺非盡憑空撰造其中即或有劉歆增竄亦非歆所能獨辦也惟其書是一家之學似是戰國時有志之士據周舊典參以己意定爲一代之制以俟後王舉行之者蓋即春秋素王改制之旨故其封國之大設官之多與各經不相通所以張包周何林皆不信古文家即尊信周禮亦但可以周禮解周禮不可以周禮解各經而馬鄭注尚書官制服制皆引周禮爲證即如其說以周禮爲周公手定亦不得强虞夏以從周況周禮未必出於周公豈可據之以易舊說乎禮記七十子之後所作未知與作周禮者孰先孰後其說禮與周禮或異當各從其說以解之鄭以周禮爲經禮記爲記一切據周禮爲正未免有武斷之失周禮晚出本無師授文字奇古人多不識鄭註所

引故書乃其原本杜鄭諸儒始爲正音讀明通假鄭君所云二三君子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使山巖屋壁之書得以昭見於世其有功於周禮甚大而因尊信周禮太過一經明而各經皆亂則諸儒亦不能無過矣周禮鄭註賈疏之外王安石王昭禹王與之易祓之說皆有可采近人沈彤周官祿田考王鳴盛周禮軍賦說皆能自成一家之說但未能疏全書治此經者仍以註疏爲主考工記據胡無弓車之類亦屬戰國人作文字奧美在周官上可考古人制器尚象之遺宋林希逸鬳齋考工記解於古器制度未詳核近人戴震考工記圖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記阮元車制圖考鄭珍輪輿私箋皆有發明惟詳於車而他物尚略陳澧云記以輪爲首有旨哉古人以輪行地今外國竟以輪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圖說所載諸器多以輪爲用算法之割圜亦輪之象也予謂易既濟未濟皆水火而交辭皆云曳其輪亦有微旨今當振興工藝之日學者能遠求考工之法必當大著成效周禮自王莽蘇綽王安石試行不驗後人引以爲戒王莽篡弒之賊本非能行周禮之人其所致亡亦非因行周禮蘇綽於宇文泰時行周禮頗有效隋唐法制多本宇文王安石創新法非必原本周禮賒貸市易特其一端實因宋人恥言富强不得不上引周公以箝服異議後人謂安石以周禮亂天下是爲安石所欺安石嘗云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此言極其通達故知其所行法非事事摹周也周禮在周時初未舉行如王畿居中封公五百里之類何能行於後世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後世尚簡而戒煩苛無論賒貸市易必不可行即飲射讀法亦將大擾然則法周禮者亦但可如安石所云法其意而已矣

論周官之法不可行於後世馬端臨文獻通考言之最晰

馬端臨曰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繁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無足怪者有如閽閽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爲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爲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爲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關雖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爲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斂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而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弊弊焉察察焉

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私
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
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爲一體既
爲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艮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爲郡
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宵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
百官有司郡守縣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
艮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
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已
及瓜矣其有疲懦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
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
周官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未孚而
追呼之苛嬈已亟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

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士不分胥官不世守爲吏者
不過年除歲遷多爲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度率以簡
易爲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爲經國庇民之
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
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地
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
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
勝其瀆亂矣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
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以語通
經學古之說也錫瑞案馬氏謂周禮可行於封建不可行於郡
縣以壤地既廣長吏數易之故最爲通論今壤地之廣過於南
宋長吏數易亦甚於南宋彼時守吏猶必三歲而更今且一歲

而數易矣使與百姓交涉能至纖至悉乎外國之法所以纖悉備舉者以去封建未遠（日本與德意志皆初合侯國爲一者壤地不大官制不同之故今人作泰西采風記周禮政要謂西法與周禮暗合

春秋通論

論春秋大義在誅討亂賊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與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所謂大義者誅討亂賊以戒後世是也所謂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趙注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朱注引胡氏曰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

朱注又曰仲尼作春秋以討亂賊則治世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趙注竊取之以爲素王也朱注此文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錫瑞案孟子說春秋義極閎遠據其說可見孔子空言垂世所以爲萬世師表者首在春秋一書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謂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又從舜明於庶物說到孔子作春秋以爲其事可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且置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皆不言而獨舉其作春秋可見春秋有大義微言足以治萬世之天下故推尊如此之至兩引孔子之言尤可據信是孔子作春秋之旨孔子已自言

之孔子作春秋之功孟子又明著之孔子懼弒君弒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是春秋大義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義竊取是春秋微言大義顯而易見微言隱而難明孔子恐人不知故不得不自明其旨其事則齊桓晉文一節亦見於公羊昭十二年傳大同小異足見孟子春秋之學與公羊同一師承故其表章微言深得公羊之旨趙岐注孟子兩處皆用公羊素王之說朱子注引胡傳亦與公羊素王說合素空也謂空設一王之法也即孟子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稱魯爲王後人誤以此疑公羊公羊說實不誤胡傳曰無其位而託南面之權此與素王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趙岐漢人其時公羊通行岐引以注孟子固無足怪若朱子宋人其時公羊久成絕學朱子非墨守公羊者胡安國春秋傳朱子亦不深信而於此注不能不引胡傳爲說誠以孟子義本如是不如是則解孟子不能通也後人於公羊素王之說羣怪聚罵並趙岐注亦多詬病而朱注引胡傳則尊信不敢議豈非知二五而不知十乎朱子云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深得孟子公羊之旨云治世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亦與公羊撥亂功成太平瑞應相合人多忽之而不察耳

論春秋是作不是鈔錄是作經不是作史杜預以爲周公作凡例陸淳駁之甚明

說春秋者須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書不是鈔錄一過又須知孔子所作者是爲萬世作經不是爲一代作史經史體例所以異者史是據事直書不立褒貶是非自見經是必借褒貶是非以定制立法爲百王不易之常經春秋是經左氏是史

後人不知經史之分以左氏之說爲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預之說誣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杜預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錫瑞案杜預引周禮孟子皆不足據孟子言魯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其義是孔子創立非魯春秋所有亦非出自周公若周公時已有義例孔子豈得不稱周公而攘爲己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蓋以其引孔子云云不便於己說故諱而不言也周禮雖有史官未言史有凡例杜預云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正義曰今案周禮竟無凡例是孔穎達已疑其說特以疏不駁注不得不强爲傅會耳正義又曰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邱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據孔說則杜預以前如賈逵服虔諸儒說左氏者亦未嘗以凡例爲周公作蓋謂邱明旣作傳又作凡例本是一人所作故無新例舊例之別也至杜預乃專據韓宣疑似之文盡翻前人成案以左氏傳發凡五十爲周公舊例周衰史亂多違周公之舊仲尼稍加刊正餘皆仍舊不改其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乃爲孔子新例此杜預自謂創獲苟異先儒而實

大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兩漢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無攙入周公者及杜預之說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周公之凡例多孔子之變例少若此則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以故唐時學校尊周公爲先聖抑孔子爲先師以生民未有之聖人不得專享太牢之祭止可降居配享之列春秋之旨晦而孔子之道不尊正由此等謬說啟之據孟子說孔子作春秋是一件絕大事業大有關繫文字若如杜預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止是鈔錄一過並無褒貶義例則略識文字之鈔胥皆能爲之何必孔子即日據事直書不虛美不隱惡則古來良史如司馬遷班固等亦優爲之何必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義竊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說得如此驚天動地與其信杜預之說奪孔子制作之功以歸之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繼周公乎陸淳春秋纂例駁杜預之說曰杜預云凡例皆周公之舊典禮經按其傳例云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則周公先設弒君之義乎又曰大用師曰滅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設相滅之義乎又云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稱先君之名以告鄰國乎雖夷狄之人不應至此也案陸淳所引後一條即左氏所謂禮經杜預所謂常例陸駁詰明快不知杜預何以解之袒杜預者又何以解之柳宗元亦曰杜預謂例爲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與陸氏第二條說同

論春秋是經左氏是史必欲强合爲一反致信傳疑經

左氏敘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論亦當在司馬遷班固之上

不必依傍聖經可以獨有千古史記漢書後世不廢豈得廢左氏乎且其書比史漢近古三代故實名臣言行多賴以存如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御孫別男女之贊管仲辭上卿之饗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鄭子之言紀官子革之誦祈招且有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王應麟漢制考序嘗歷舉之顧棟高陳澧皆引之以爲左氏之善矣然左氏記載誠善而於春秋之微言大義實少發明則陸淳春秋纂例嘗言之矣或問無經之傳有仁義誠節知謀功業政理禮樂讜言善訓多矣頓皆除之不亦惜乎答曰此經春秋也此傳春秋傳也非傳春秋之旨理自不得錄耳非謂其不善也且歷代史籍善言多矣豈可盡入春秋乎其當示於後代者自可載於史書爾今左氏之傳見存必欲玩文彩記事迹者覽之可也若欲通春秋者即詩觀此傳焉錫瑞案陸氏自言其所作集傳不取左氏無經之傳之義治春秋者皆當知此義分別春秋是經左氏是傳離之雙美合之兩傷經本不待傳而明故漢代春秋立學者止有公羊並無左氏而春秋經未嘗不明其後左氏盛行又專用杜預集解學者遂執左氏之說爲春秋之義且據杜氏之說爲左氏之義而春秋可廢矣分別春秋左氏最明者惟唐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識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爲經當以詩書周易等列邱

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倫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此義載令狐澄大中遺事孫光憲北夢瑣言陳商在唐代不以經學名乃能分別夫子修經與詩書周易等列邱明作史與史記漢書等列以杜預參貫經傳爲非是可謂卓識其謂左傳非扶助聖言卽漢博士云邱明不傳春秋之說也非緣飾經旨卽晉王接云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爲經發之說也經史體例判然不同經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貶之文史止是據事直書無特立褒貶之義杜預孔穎達不知此意必欲混合爲一又無解於經傳參差之故故不能據經以正傳反信傳而疑經矣

論公羊左氏相攻最甚何鄭二家分左右袒皆未盡得二傳之旨

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愼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是也又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錫瑞案戴宏漢人其言當可信據左氏書先出而不傳口授之義公羊書後出而實得口授之傳此漢所以立公羊而不立左氏也漢今古文家相攻擊始於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公羊爲甚四家易之於費氏易三家尚書之於古文尚書三家詩之於毛詩雖不並行未聞其相攻擊（漢博士惟以尚書爲惟劉歆請立備亦未嘗攻古文）左氏則博士以左邱明不傳春秋抵之韓歆請立左氏則范升以左氏不祖孔子抵之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

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李育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四十一事何休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康成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隗禧謂左氏爲相斫書不足學鍾繇謂左氏爲大官公羊爲賣餅家各經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此之甚者蓋他經雖義說不同尚未大相反對惟左氏與公羊不止義例不合即事實亦多不符左氏以文宣爲父子昭定爲兄弟公羊以文宣爲兄弟昭定爲父子魯十二公倫序已大不同左氏經作君氏卒以爲魯之聲子公羊經作尹氏卒以爲周之世卿所傳之經一字不同而一以爲婦人一以爲男子乖異至此豈可並立平心而論以左氏爲相斫書則詆之大過亦由治左氏者專取莫敖采樵欒枝曳柴之類有以致之以左氏爲大官公羊爲賣餅家專以繁簡詳略言之不關大義鄭衆賈逵長義不傳賈所舉左氏深於君父不可據已見前李育羊弼書亦不傳何休墨守僅存一二廢疾得失互見膏肓以左氏所載之文爲左氏之罪未知國史據事直書之例且駁論多瑣細惟兵諫喪娶數條於大義有關鄭發墨守亦僅存一二起廢疾亦得失互見鍼膏肓多強說以文公喪娶爲權制豈有喪娶可以從權者乎後漢書於鄭康成鍼膏肓下云自是左氏大興蓋鄭君雖先習公羊而意重古學常軒左氏而輕公羊重其學者意有偏重遂至左氏孤行自漢以後治公羊者如晉之王接王愆期已不多見北史儒林傳云何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而其傳載習公羊者止有梁祚一人且傳又云公羊穀梁多不措意則以爲河北行公羊似非實錄唐志公羊

疏無撰人名氏崇文總目或云徐彥郡齋讀書志引李獻民說同董迿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王應麟小學紺珠謂公羊疏徐彥撰宋志直云徐彥公羊疏三十卷嚴可均曰不知何據即徐彥亦不知何代人東晉有徐彥與徐衆同時見通典九十五又九十九有武昌太守徐彥與征西桓溫牋而疏中引及劉宋庾蔚之則非東晉人今世皆云唐徐彥尤無所據蓋涉徐彥伯而譌耳疏先設問答與蔡邕月令章句相似唐疏無此體例所引書百二十許種最晚者郭璞庾蔚之餘皆先秦漢魏開卷疏司空掾云若今三府掾是也齊梁陳隋唐無此官制惟北齊有之則此疏北齊人撰也洪頤煊姚範之說略同王鳴盛以爲即北史徐遵明攷其年代似亦相近惟據北史所載遵明傳鄭易尚書三禮服氏春秋未聞

傳何氏公羊其弟子亦無治公羊學者則謂彥即遵明尚在疑似之間若以葬桓王一條同於楊士勛穀梁疏謂徐襲楊疏當在楊後又安知楊士勛非襲徐疏乎

論春秋必有例劉逢祿許桂林釋例大有功於公羊穀梁杜預釋例亦有功於左氏特不當以凡例爲周公所作禮記經解引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又曰春秋之失亂經解引此爲夫子自道是猶孟子兩引孔子之語皆聖人自發其作春秋之旨最可憑信古無例字屬辭比事即比例漢書刑法志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後漢書陳寵傳注比例也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說故自言屬辭比事爲春秋教春秋文簡義繁若無比例以通貫之必至人各異說而大亂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亂亂由於無比例是後世說經之弊夫子已

豫防之矣何休公羊解詁序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是胡毋生以公羊傳著於竹帛已爲之作條例董仲舒曰春秋無達例則董子時公羊春秋已有例可知胡毋生條例散見解詁未有專書何休文謚例僅見於疏所引公羊傳條例見於七錄今佚劉逢祿作公羊何氏釋例以發明之其釋時月日例引子思贊春秋上律天時以爲春秋不待褒譏貶絕以月日相示而學之者湛思省悟推闡甚精穀梁時月日例更密於公羊許桂林作穀梁釋例以發明之其有功於穀梁與劉逢祿有功於公羊相等范甯解穀梁亦有例四庫提要曰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略例百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勛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陳澧曰楊疏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范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爲略例故可稱別例楊疏所引二十餘條王仁圃漢魏遺書鈔已鈔出據此則公羊穀梁二家說春秋者皆有例矣左氏之例始於鄭興賈徽其子鄭衆賈逵各傳家學亦有條例頴容已有釋例在杜預之前左氏傳本無日月例孔疏曰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陳澧曰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唯二條有例者乎且日食不書日爲官失之其說通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書日則不可通孔巽軒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公豈得與小斂乎此無可置辨矣蓋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以公穀有之故亦倣效而爲此二條耳錫瑞案二條爲後人附益固無可疑即五十凡亦未知出自何人然鄭賈頴已言例在前則非杜預所創特不當以舊例爲周公所定耳

王制箋序

朱子謂周禮王制皆制度之書以二書說制度最詳舉以並論初無軒輊說者以周禮爲周公作則揚之太高以王制爲漢博士作則抑之太甚惟何劭公以周禮爲六國時書鄭康成以王制在赧王之後當得其實據二君說則二書時代不甚遠而古今說異當由各記所聞漢主今文博士說多與王制合白虎通引王制最多是其明證鄭君以王制爲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則亦知其書出孔門惟過信周禮出周公解王制必引以爲證則昧於家法而自生葛藤今攷鄭注其失有六一曰土地王制云九州州方千里三三如九爲方三千里今文說如歐陽尚書公羊春秋鹽鐵論說苑漢書白虎通論衡皆云中國方五千里白虎通以爲平土三千蓋合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者爲五千里鄭據古文說中國萬里而强爲彌縫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其失一二曰封國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與孟子公羊白虎通合張包周皆不信周禮有五百里之封鄭據周禮大司徒文創爲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以自圓其說其失二三曰官制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篇中所云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即三公冢宰司寇大樂正亦當在九卿之列鄭據周禮六卿以王制之司徒諸官爲周禮之司徒諸官攷其職掌不甚相符其失三四曰征稅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與孟子合孟子以關市不征澤梁無禁爲文正治岐之政必無周公立法不遵文王而創爲苛政者鄭引周禮門關有征士田有稅以爲殷周異制其失四五曰祀典王制云天子犆祫祫禘祫嘗祫烝當如皇氏所引

先儒之說每年祫祭鄭謂周改夏祭爲祫以禘爲殷祭又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與經不合其失五六曰學制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大學人衆國不能容八歲太子不能入郊學此乃定理當是通制鄭誤據下文養老謂王者相變或貴在國或貴在郊貽惑後人學制至今不明其失六鄭君所注偶失人不知爲注誤而以爲經誤遂集矢於此經如孫希旦謂漢初未見周禮及古文尚書周官篇舛謬殊甚王制固非漢人作漢人安得見魏晉之僞古文哉周禮王制皆詳制度用其書皆可治天下周禮詳悉王制簡明周禮難行而多弊王制易行而少弊王莽蘇綽王安石强行周禮未有行王制者蓋以周禮爲出周公而信用之王制出漢博士而不信用之耳今據俞樾說王制爲素王所定之制疏通證明其義有舉而措之者知王道之易易豈同於郢書治國乎鄭君箋詩以毛爲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今用其法以箋王制專據今文家說不用古周禮說汩亂經義全載鄭注間糾其失孔疏擇其合者錄之後儒之說或採一二而附以己意俟達者理董之

古文尚書冤詞序

毛大可檢討古文尚書冤詞八卷世傳爲駁尚書古文疏證而作予觀其書亦不盡然有明一代專以宋學取士其於宋儒之說如刪孝經改大學去詩國風皆奉爲科律莫敢異議獨檢討起而爭之在當時實能言人所不敢言不可謂非豪傑之士惟檢討之才長於辨駁務與朱子立異而意見偏宕遂有信所不當信疑所不當疑者朱子信儀禮是也檢討因其爲朱子所信乃謂三禮之中儀禮最下所訂喪禮肆意抨擊朱子疑古文尚

書亦是也檢討因其爲朱子所疑乃大聲疾呼爲古文鳴冤橫暴先儒痛詆同時攻駁古文之人以曲護黎邱之鬼皆由意見偏宕使之然也夫古文尚書並非由朱子始疑之檢討欲爲平反意必據有鐵案乃其所執爲左證者惟隋書經籍志隋志唐初人作其時崇信僞孔立學官作義贊吏官所采皆左袒僞學之徒檢討乃據一家之言偏斷兩造之獄豈能反南山不移之案以鳴千載不白之冤乎尚書一經自東漢古文汨之於前東晉古文假之於後宋以來又各挾異說迄今紛紛莫衷一是或據宋儒之說以駁東晉古文或據東晉古文以駁宋儒之說或據東漢古文以駁東晉古文及宋儒說未有能守西漢今文之學以決是非正得失者矧在明末經義湮晦以閻徵君之精核攻古文猶用宋儒之說其餘郝梅諸君所批駁多不得要領僞古文雖當罪而罪之不得當宜檢討爲之貟罪而稱冤也檢討是書其佳處在不用宋儒新說如武王封康叔周公留後之類其弊則在專信僞孔並伏傳史記亦加訾議與疏證互有得失其是非可對勘而明予於疏證既爲辨正乃於是書更作平議冀以持兩家之平焉

鄭志疏證序

鄭君列傳云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是鄭志乃諸弟子推尊鄭君比擬孔子而自比於孔子弟子哀其問答之語以爲治鄭學者宜何如寶貴乃隋唐志皆載鄭志卷數唐人作義疏亦多采用歷五代宋而遽亡佚此亦有故鄭君先通今文後通古文先所著書多今文說後所著書多古文說據鄭志答炅模問初爲記注後得毛傳不復改之答劉

珓問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是其所著書先後不合並非有意矛盾故示參差之迹學者因其參差之迹正可攷見經學門戶之廣去聖久遠記者各尊所聞今古文皆有師承不可偏廢有前所據而後追改者矣亦有前所據而後不必追改者矣當時弟子蓋嘗以此致惑而鄭君自爲解釋其意已彰彰如是孔沖遠等不達斯義解詩則疑禮注解禮則疑詩箋其於鄭志亦疑其與禮注詩箋不合又疑雜問志首尾無次疏家例不駁注專守一經之注不欲牽引他人異說其體例固如是至因專守一經之故並注家一人先後之說不能疏通證明以其少異而疑爲不可信則唐人已不知是書之可寶貴宜其至宋而遠亡佚矣夫自漢至唐鄭學極盛其時諺云寧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承學之士莫不服膺顏帢逐康成車後而於鄭學已不能徧觀盡識何怪後來攻鄭之紛紛乎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乃莊子之所譏後之暖姝者並一先生之言亦不盡學唐人宗鄭既專守一經之注其餘若鄭志等棄之弗顧宋以後人宗朱又專守四書之注其餘若語類或問有異於四書注而可備參攷者亦復棄之如遺其所見狹隘不能盡厭後儒之意後儒起而捃摭他說以反攻鄭君與朱子究其所摭他說有不見於本處之注而見於他處爲鄭君與朱子所已言者是爲以鄭攻鄭以朱攻朱人但議輸攻者不睹全書而不知墨守者已先不能折衷壹是嗜古之士蓋其閔矣然則若鄭志者豈非今日所當急治者歟予治鄭學有年念是書可與諸經注義參證以攷鄭君生平學術先後異同之故且知古人之學與年俱進常有歉然不滿之意而於弟子問難又常有殷然誨人不倦

之心皆後學之所宜法也鄭志有殿本錢本孔本袁本之異袁
後出最詳審其中亦有疏失如引御覽韋曜問曰一條爲鄭志
謂曜亦鄭君弟子不知此乃毛詩答雜問語韋以孫皓鳳皇二
年被誅華覈疏救之曰曜年七十鄭君卒於建安五年距鳳皇
二年凡七十四年是韋不及見鄭不得在弟子之列也是書寶
應成蓉鏡嘗作攷證未畢僅三十餘紙粲入南菁書院叢書茲
據袁本復加校訂成所攷證具列簡端不敢掠美其未及者補
之名曰疏證附以鄭記與答臨孝存周禮難以存鄭氏一家之
學而發明其大旨如此

聖證論補評序

治經分門戶相攻擊自王肅之攻鄭君始僞造古書依託聖言
亦始於肅漢時劉歆請立左氏春秋博士不敢置對范升陳元
互相排詆止爭家法非有私見鄭君於許叔重何邵公亦具有
駁難然五經異義或從或駁箴膏起廢入室操戈說禮仍多從
今春秋君子和而不同是則是非未嘗吹毛索瘢蓄意乘
隙且託聖言以助之攻也肅集聖證論以議短鄭蓋自謂取證
於聖人之言家語一書是其根據鄭君名重天下肅以爲必假
聖訓乃足以奪其席兩漢經師聚訟由今古文家說不同鄭兼
通今古文擇善而從譽之者以爲鄭學宏通毀之者以爲壞亂
家法肅善賈馬之學其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是肅
亦兼通今古文者乃不能分別家法以難鄭反舉兩漢今古文
聚訟莫決者一皆託於孔子之言以爲定論獨不思孔子沒而
微言絕重以秦火學者不見全經各守顓門莫能通貫至於石
渠虎觀天子稱制臨決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羣言淆亂折諸

聖尚妄此曉曉爲哉漢人作注發明大義而已肅注家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必牽引攻鄭之語以肆其抨擊適自發其作僞之覆故其時鄭學之徒皆云家語王肅增加或云家語王肅所作則肅所謂聖證人皆知其非出於聖而自宋以來猶有信家語祖王肅者甚矣人之易惑也孫叔然駁釋惜不傳於世馬昭之駁張融之評稍具崖略亦多未盡舊唐書元行沖傳行沖云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又云王肅改鄭六十八條今聖證論已亡玉函山房輯本約三十條劣得其半比漢魏遺書鈔所輯爲備予服膺鄭學乃據其本更加校訂采取先儒申鄭之說參以己意爲之補評肅論皆引家語互勘十得七八亦有不見於家語者祭法正義引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大宗伯疏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云云而今家語無言六宗

者則世所傳王肅本有缺佚矣茲引其見於家語者具列其文與注以抉王肅依託之隱而申鄭君未盡之旨庶後人於兩家之得失有所攷焉

附錄

王葵園曰史遷從孔安國問故明孔氏嘗爲故矣遷書載堯典諸篇多古文說是古文有說矣如莽立六宗建三公及三統歷言文王受命武王克殷之年顯背今文由劉歆創說此可意定而必謂古文義說盡出於歆或不其然鄭君以漢末儒宗雜糅今古爲書學一大變本朝碩學朋興今古文界域始明而蔽亦因之曲阿高密强仞今文蔽一尊尚古文故抑伏傳蔽二不信史記擯斥舊聞蔽三皮君鹿門以今文尚書疏證視余條理詳密兼諸大儒之長余讀君撰著每有鍼芥之合惟於論古文義

說反求於心未能釋然因出所見相質附於諍友之義云（今文尚書攷證序）

葉煥彬曰鹿門好學深思邃於經術於鄭氏遺說皆有發明六藝論疏證考訂殘闕別白是非語必徵實而言外之旨則隱然憂學術之淪喪懼黨禍之憤爭非盛德君子而能如是之忠言苦口乎（六藝論疏證序）

鹿門交游

胡先生元儀

胡元儀字子威湘潭人諸生著有毛詩譜一卷（皇清經解續編）

毛詩譜序例

詩譜一卷鄭君所作或云二卷或云三卷注本有所分也唐賢奉詔撰定正義剳詩譜說置風雅頌首今不全滅賴有此耳北宋之時其譜竟亡歐陽永叔稱得殘本為之補缺今發其書舛駁殊甚檜鄭同譜彼尚不知其餘乖方不暇指摘殘本欺人羌不足據戴氏東原亦訂詩譜仍踵其謬所正者僅檜鄭同譜王居雅上二事而已淮安丁晏重加補綴永叔之謬頗致疑焉惜囿于習未能顯然別為總譜略近鄭意猶未善也悵前賢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反覆譜序所云灼知其例爰加訂正就耳目之所及暢鄭學之隱微補其所可補缺其所已缺千載沈淪迷塗斯闢敢云復鄭之舊庶幾不遠矣蓄疑方寸蓋亦有年歲在重光書乃奪稿不恥狂簡輒錄成篇條例粗陳用列于左

譜云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則譜必依史公年表之體首列周王以統乎下各國有詩之君列於國之譜上值周王以從乎上也國

自爲譜乖鄭意矣

譜云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源流清濁謂封域之廣狹政教之得失即譜說是也循其上下而省之謂周召邶鄘依次上下列之欲知周召則省乎上欲知邶鄘則省乎下也又云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觀之風化芳臭謂詩之美刺旁行列其目則芳臭自見而君之氣澤可知也正義每譜之末釋某詩某君作必云鄭於左方以此知之則譜說列於譜之右詩篇目列於譜之左也

檜譜正義云鄭先譜檜而接說鄭王譜正義云王詩次在鄭上譜退居櫰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則詩譜之次檜鄭同譜王居雅上也

鄭譜商頌以宋戴公爲主云列之以備三頌則商頌繫乎宋戴公以得詩之年統之周宣王也

譜有逸文見引羣書別錄於後毛詩受授源流鄭必有說今亡不具因附錄徐整之說以補之

邶鄘譜正義云鄭於其君之下云某詩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則譜於每君之下某詩屬之必言其故今每譜正義必釋某詩某君作即本鄭君然非鄭君之辭故不補入譜別錄附末以申鄭義

詩但列篇目則風化芳臭不明今并列序之首句庶幾旁行觀之美刺昭然鄭君之舊諒必如此矣

胡先生元玉

胡元玉字子瑞湘潭人諸生著有駁春秋名字解詁一卷壁沼

駁春秋名字解詁自序

六經資故訓以明故訓緣聲音而顯是故不知古音不足與言假借不知假借不足與治經第假借之術實有二端一曰古假借起于末造本字之先最初之假借也上古字少一字恆假爲數字之用後世始各就其事類益以偏旁以爲本字至許君時本字孳乳寖多故往往說文有本字而經典猶用古借字者如噬齊齊盛攝齊齊戒經典同用齊字說文則各有作齋作齌作齋之本字即其例矣一曰傳寫通假或以聲義並近而相通或專取聲近而相假起于既造本字之後而非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之假借也二者並由聲起皆學者所宜知然而輕重懸殊矣蓋實從一字得聲之字有窮而僅聲近之字無窮苟本字有所難通不先求之古假借而專求之聲近通假則其弊必至使本字茫乎無據如譯音之無定字而無不可附會之謬說矣故以聲近破本字非于經文上下實有明證不可近儒混而一之不別白其輕重此所以小學日隆而支離破碎之風亦因以日盛也高郵王氏小學巨儒諸所譔述喜言聲近名字解詁破字尤多雖合于古假借者不少（如云句與拘通周讀爲輖帶讀爲蔕之類皆是）而專取同音之字爲說者頗不免輕易本字之失人之名字非若詩書文理不屬難可尋繹全棄本字悉取同音心所不安病之久矣今以左氏授從弟輩爲講古人名字相輔之故乃取此書駁正數十人先錄元文次下己意俾覽者得以參校得失其疑而無說易之者則置不駁略施臣弼以遏流弊趣舍既明固不必一一求通也王氏元有闕疑未釋者二十五人今亦仍其舊目悉爲補之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三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四

天津徐世昌

東甫學案

魯人尚樸學者自嘉道間郝蘭皋王貫山後繼起者蓋鮮東甫孳經信道於春秋三傳能觀其通而亦潛心宋學同時佩南諸人皆博究羣籍學有本原實山左諸儒之後勁也述東甫學案

鄭先生杲

鄭杲字東父卽墨人先世籍直隸遷安父鳴岡官卽墨知縣有惠政卒後貧不能歸士民懷其德家遂居焉先生用卽墨籍舉光緒己卯鄉試第一庚辰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性至孝母李賢撫孤成名及迎養京邸晨昏侍奉猶如孺子之慕篤學敦行惟

懼無以慰親心母喪後歸主講濟南濼源書院教士有法服閎
復至京師光緒二十六年卒年四十有九先生之學自經訓史
傳朝章國故以逮百家衆說無所不涉獨妙於經諸經皆致力
尤篤於春秋謂三傳錯出必求其通左氏明魯史舊章二傳明
孔子推廣新意口授傳指公羊明魯道者也穀梁明王道者也
左氏則備載當時行用之道霸道也其爲說兼綜三傳牽引連
互不相違害凡所論著亦循乾嘉諸儒軌轍而獨有意於前哲
微言大義使儒術鑿然可施效所欲著之書多未就遺稾刊行
者春秋說二卷論書序大傳一卷書張尚書之洞勸學編後一
卷筆記一卷文集四卷雜著一卷參馬其昶撰傳
姚永樸撰遺書序

春秋說

夫三傳蓋皆春秋之眞傳故始未嘗分爭漢初承是左穀猶出
一師董生專明公羊而亦間稱引穀梁而未嘗詆左氏特不能
兼明而公羊獨顯乃與左穀分矣是時傳穀梁必兼傳左氏左
穀猶未分也宣帝欲立穀梁而恐不勝老師無存乃使子政助
之於是說穀梁不復顧左氏左穀始分矣然猶未嘗相詆也申
左氏而詆公穀自劉歆始非善申左氏者也賈逵兼治左穀蓋
承師法其獨爲左氏奮筆譏短公羊以左氏獨細而公羊弟子
把持故也三傳交訌於此時矣然而古學博通之儒實有兼治
三傳一派子長其最著者特其業未畢莫由大顯耳鄭君能顯之者也
其發墨守意在三傳並申非欲絀公羊也其說穀梁之義必據
左氏之事遇不能通則置之不說未有說此而害彼者也且鄭
君先通公羊而因以推之穀梁兼信三傳而求其合焉者也鄭
學既顯學者多出其塗向使此塗不塞合天下之心思賡續而

爲之以至于今春秋之志明者必多矣遭世大亂學術衰歇何
杜健者益務墨守范氏私心實啟末派唐爲定本苟取速成三
家交訌鄭學遂絕江范濫觴啖趙大決三傳並絀千載奪流惜
哉惜哉雖然求其合是也責其同則非也易曰君子以同而異
三傳同而異者也今試設爲一縱一橫且分且合三傳而各
觀其橫每一傳中未有一條自相重複者也（史記曰去其繁重）合三傳
而比觀其縱此傳與彼傳未有一條互相雷同者也譬諸上衣
下裳相合而備一身之服則有之矣責衣之亦裳裳之亦衣是
未睹全身者也宋晉之曰設有三人各注一傳書成無一語同
而三人相視而笑則庶幾矣乎
杲始讀三傳之不同也而惑之既而於其不同者而幸見其同
矣既而同者又見其異矣最後乃若將見其所以異也始見其
同喜積惑之可解也曰有是哉三傳本相通而說者必各異之
也（此與孔穎軒同）三傳本相通後之人不自反其智而顧以詆傳也（此與穎軒異矣）雖然仍無解於其事文義之相乖異者也故不得已而仍
有取於啖趙之說（與黃子固書正是此等見解猶將謂三傳中有後人附益不盡是眞傳也則責同之心蔽之也）既而於向之幸見其同者又見其異焉最後見其同
苦其異矣最後乃又見無乎不異而曾無一同則因以將知其
所以異矣乃歎春秋之三其傳也蓋非三不足以傳春秋也故
曰三傳皆春秋之眞傳
韓文公謂孟子死不得其傳此言也自春秋觀之益信大抵孟
子之前有旁出之一支尸子是也非春秋之正傳也孟子之後
有正下之一支荀子是也然而能傳其書而未能究其指也始
吾聞尸子者商鞅之師也心疑穀梁之尸子非此人也既讀商

君書又意其即此人也讀尸子益將謂其即此人也商君書曰
聖人作爲一書傳之後世必師授之然後能知其所謂之名不
師授之而人以心意議之至此不能知其名與其意嗚呼後世
之爲春秋者鞅之言盡之矣且其言與穀梁爲近故意其師即
此人也荀卿傷亂世切陳儒術子政爲之歎息出涕今觀尸子
其令人欲涕不後於荀卿而精悍多術似欲過之然荀卿論秦
治得失及敎李斯相秦斯不能用荀卿爲之不食商鞅始說秦
以帝王霸之道不省卒乃出于無道尸子未能非之也依之不
去至鞅敗乃逃豈荀卿守死不變之比哉然鞅一用秦而秦以
得志卒兼六國故自鞅後天下談治術者多遵之刑名法術之
言盈天下大抵壅鞅術者也而此四字實出尸子尸子不專言
刑名法術大抵出于春秋而雜以異端不能專學孔子而自以

爲能兼諸子又或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故一轉而爲鞅斯申韓
及凡當時有道術于時之士要無不讀春秋者故曰旁出之一
支非正傳也李斯韓非皆學於荀卿而皆畔之荀卿稱非其人
而授之術是爲資盜以兵蓋有感於此夫春秋與其進孟子願
學孔子其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不聞慮資寇兵荀卿之
言與孔子異矣荀卿弟子不變者浮丘伯也入漢猶存瑕丘江
公楚王輩皆其弟子穀梁實賴以傳然公羊之義猶待董生穀
梁之義卒未章顯且仲尼祖述堯舜而荀卿之道不過三代道
過三代謂之蕩性與天道固所未聞徒見諸子是古而非三代
與孔子異而不知百世之王固有其等夫子賢於堯舜不可誣
也荀卿之性惡其指也
十二元也薨也葬也子卒也夫人之薨葬也大夫卒也諸侯之

卒葬也天子之崩也與其志葬也凡此諸門惟薨葬一律皆日無參差則傳不言其日義其餘皆時月日變換則傳必皆言其義例此亦可見傳之非妄發且周備矣抑傳不曰國之大事乎公薨夫人薨葬我君葬我小君國之大事也然則國之大事日五字是此五事之日義也抑傳不曰恆事不志乎此五事在恆則恆在變則變苟在春秋斯其變也且夫事小變小事大變大此大事之所以日也日月莫非謹也卒葬之日義莫非正也比觀其凡有傳者而其無傳者可推也

少讀春秋而有疑焉曰何獨不爲周設一謀乎既聞託王於魯之說姑擬議焉半釋半不釋也讀五石六鷁之傳而後知春秋之王道在辭而其伉者尤在日月義也夫前此何必不見此傳然而不信是以讀之不審但知日月之爲例而不知其有義也但知諸稱之有譏貶絕以見義而不知時月日之亦是其辭也諸稱之所治者小而日月辭之所正者大故曰正傾譏貶絕也諸稱不如三稱三稱不如時月日古之造文者三畫連中爲王時月日一科譬則其上一層也春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時月日之義其上律天時者也子曰下學而上達此取譬焉則亦將由諸稱而上達三稱由三稱而上達時月日也

石鷁其微者也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學者當觀乎人事也傳曰國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夫不以日則亦不以月也故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人知元年例舉正月而不知其爲有所謹也凡傳之曰故謹而日之故謹而月之者此其舉例矣曰以年決則爲年

之爲正舉月不正也人知定元年無正月之爲變而不知隱元年必舉正月之已爲變也春秋恒事不志也甚則日不甚則月也十二公之卽位其爲變也小故月之定之卽位其變大故日之也若何而後爲至正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位而聽焉然則三年爲子畢喪朝於周受命而後爲諸侯是爲正矣故曰踰年卽位厲也故曰以年決也若曰但觀其年正否已決也是故公羊好言篇而穀梁不言篇公羊不譏踰年卽位故分篇而斷觀之穀梁則合而觀之也此十二元之年月日之莫非決也觀於所不決而益知其觀於三決而後知時月日之義一也決不日而月二也以年決者不所決也何謂三決決日義一也決不日而月二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三也是謂三決年月日各一舉知其餘之莫非決矣何謂所不決夏五傳疑是也明乎夏五之外皆所不疑也夫夏五之爲夏五月十有九也人將以爲無疑也而春秋疑焉曰焉知必是月字乎苟有毫髮疑不敢決也然則其餘之凡曰日凡曰月凡曰時者皆其信而無疑者也

穀梁複傳最多有一字不異者則其比必在其不複發者如繼正卽位正也六字於文發之於成弗發也人將以爲舉一隅而已者也然於襄又發焉於昭又發焉而於哀又弗發也然後知其遇正輒發也成繼宣哀繼定非繼正者也然後知所以繼正者不但有正終必其有正始者也因此可以比觀三路寢之傳春秋書路寢三傳三發焉此三事自相比者也有正始而後謂之正終宣之薨于路寢不可曰正終也莊若可矣然不如成是故傳三發而各異夫宣與定皆無正始宣易知而定介疑似者

也惟此複傳決之矣莊與成皆有正終然成則以齊終者也莊則幸而既病而能居正寢得以齊終者也亦惟傳辨晳之又如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九字不發於隱七年初見而發於九年而於宣十年王季子來聘復發聘問也三字一若隨手拉襍都無條理也者而不知其大有條理也不發於七年而發於九年者以隱爲限斷也下對聘桓若曰惟聘隱之爲聘諸侯而其失爲非正若聘桓則非聘諸侯而其失非但不正而已也於宣復發聘問也三字若曰聘之爲問所同也至於下六字則非所施於此者也又如隱六年之秋七月不發傳隱九年之秋七月乃發傳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止發一半至桓元年之冬十月乃全發之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其侯九年乃發者下與桓對也若曰隱無遺時桓而後有遺時也其留一半至桓元年乃全發者下與四年七年之遺時對並與九年十三年之不遺時者對也若曰桓年之有遺時是不爲年也然其故在桓而又不盡在桓也是故四年七年不爲年而九年十三年則猶爲年也夫然而其所以不爲年之故可推而知矣書曰王省惟歲年者天子之所省也是故春秋之變莫大於不爲年而隱無正桓無王文無天次之何則文無天是文之無天耳天下猶有天也若夫不爲年則非但桓之故也是天下之故也是故桓無王矣而二年與十年之曰王宋與曹自有王也文之無天亦然宋晉之曰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之歷時而言不雨蓋文無天之見文與此三年之春夏自天下之春夏而文自無春夏也以桓二年十年之曰王比觀之宋說蓋是也定十四年之遺冬昭十年之十二月不繫冬繼此推之

不但本傳須比觀也又須二傳相比觀一事之相值一字之複見皆有義理比觀而屬讀之必有得也卽如公羊曰納者何入辭也入者何篡辭也（此二句屬而讀之此本傳自相屬也）既屬讀之矣穀梁則入與納總爲內弗受此二傳之相合者乎然而納有可而入無可也（納糾傳曰當可納）則穀梁加辨晳也公羊分而合穀梁合而分我入祊之入夫人入之入納于太廟之納公羊皆分之入極入向之入公羊亦與小白入于齊之入分爲二惟小白入之入爲篡辭且穀梁則侵伐圍入之入與納入之入及夫人入之入及凡納字總爲內弗受極而至於周有出無入之入綜爲一入其爲合併也大矣公羊既分之後每一分中無分別矣穀梁合併爲一而于其中詳剖之（傳多不可勝錄大抵全傳之中凡見入字之處備錄之一字無遺則見其首尾相屬完然成章是一篇入字傳以詁訓之學觀之謂之入字纂詁可也此屬辭之學也凡字皆如是屬之朱子曰析之有以極其精而後合之有以盡其大今取譬焉則亦將曰其合而一之如君子之語大天下莫能載也其辨而析之如君子之語小天下莫能破也故學者能逐字各得其屬而後此字與彼字可比觀也卽如公羊好言微穀梁則有卑有微卑微之辨則卽在傳中曰王人卑者也人微者也兩句不在一處惟屬讀焉則不煩言而明矣而公羊之所以但言微亦可知矣是故一凡伯也公羊曰不與夷狄之執中國天子與諸侯等之爲中國而已穀梁則加崇焉此天子之使也有天子之命在不但執中國而已者也是故穀梁有戎衞戎晉及狄滕之類而公羊無有也穀梁有寰內諸侯而公羊無有也由此而推之兩部全傳字字皆可比也故曰公羊諸侯而穀梁天子也公羊非全無天子也其與周相交接則曰有天子在而退而自爲於其封內則曰上無

天子矣上無天子者無明天子也故曰古者有明天子則襄公不得爲若行也天位殷適其號何嘗不曰天子而其行則獨夫也故湯武之有慚德不在放伐也子行三軍在懼與謀夫謀則預矣謂周公之伐殷先事不謀者愚也（明人序逸周書譏鄧謀篇既謀之矣而責其志戴天子不思者也夫公羊固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王周公繼志述事者也文王之志若絕無伐者則達孝何謂也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惟道無過未之見則不能無過也如日月之食則不畏人見也文武周公之道則盡在公羊矣其過亦盡在公羊然而公羊不曰是過也非公羊之識劣也曰吾所聞之王者其道恰如是也故凡公羊與穀梁異趣之處大抵以此故也穀梁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虢夫微之與無其別則幾矣（古書則已訓微而無之公羊之不如乎道其一端矣微爲無矣）穀梁則雖微矣而戴之如天志未嘗須臾忘也求諸古者聖人以實之無見也是以知其爲孔子之志也

一伯討也公羊予之而穀梁惡之然穀梁非不與伯討也於晉人執宋仲幾曰不與大夫之伯討也然則諸侯而有伯討穀梁之所與也特所謂伯討者不同於公羊之所謂伯討者耳是故紀子伯公羊無聞而穀梁則有其義焉曰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前一說明乎伯之由人推後一說明乎伯之不以齒不以爵也則以德者也孟子曰夫豈不義是或一道也夫義與道宜乎公羊之曰無聞也詩有之因以其伯夫因則道也韓侯爲百蠻所服不待爵命而既伯百蠻矣宣王因而命之爲侯伯故曰因以其伯故其序曰能錫

命諸侯而其傳曰受命受命爲侯伯也詩曰伯傳曰侯伯而序
但曰錫命諸侯何也書大傳曰錫弓矢得專征錫鉞得專殺
錫秬鬯得祭謂之命諸侯命諸侯侯伯卽侯伯卽方伯方者四
方也四方四嶽是故虞夏傳曰巡守四嶽八伯八伯岱泰山兩
伯曰陽伯曰義伯大交霍山兩伯曰夏伯曰羲伯柳穀華山兩
伯曰秋伯曰和伯幽都宏山兩伯曰冬伯曰垂爲冬伯羲伯蓋
卽堯所命之羲叔和仲垂則舜所命也羲伯或曰卽羲伯之譌
若然則羲仲也大交柳穀幽都羲和所宅也惟此四伯是帝命
往宅其陽夏秋冬四伯不由帝命蓋所謂因伯者也禮稱因母
喪首因服有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太史公曰太上因之老子曰道法自然因之謂也莊十三年會於北
杏之傳曰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

舉人衆之辭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之傳曰於是而後授之諸
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以下詳說桓之信厚愛民
諸侯信之是其所以得衆也傳說伯字之義至此而紀子伯之
傳義照然矣而公羊之曰無聞其指亦曉然矣大抵傳無不成
章一字必自有一篇首尾完備之傳大抵起隱桓尾沒乎定哀
如大地山川脈絡分明而條貫如織文五綫綫長皆如其幅觀
者能察其起訖卽組織之巧可得而觀也此有其術依辭而屬
之已矣何謂辭卽如伯字自紀子伯起以下凡傳中苟見伯字
者則皆伯字傳也依次編錄都爲一篇目之曰伯字傳卽傳指
豁然呈露則見其首尾相應成章自明不須更加注解也後之
人坐不得其屬耳譬之織綫長皆竟幅而觀者顧以爲韄綫也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然舍傳而遽屬經方且不知孰爲辭而胡

由能屬也學者當知屬傳公羊穀梁皆其辭之傳也傳如乎經者也故屬傳卽屬經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公羊曰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孟子三言舉三傳者也公羊三言則但其文之謂也春秋之文有此三者子之所革者但其辭也苟夫其序其會一仍其舊無所革也後師每欲求孰爲史舊孰爲筆削而不知公羊明白之矣是夫子之言也然則何以知孰爲其會孰爲其辭傳告我矣曰稱人討賊之辭也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以是推之凡稱莫非辭也曰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時月日莫非辭也於以成來亂復發焉西狩獲麟復發焉一發指大夫再發指十二公三發指全書也明乎凡傳所說莫非辭也傳之所置弗道者則所謂其序其會者也

文集

彖象文言傳疏序

序曰杲幼時讀易每苦舊說歧出無所折中以意求之縱復有理無以見其必合聖人又每讀經文注說既畢更讀大傳往往義已前盡轉若贅文其後稍識本義之善觀其切合語勢聖人之情乃若可見然又頗疑經傳各明一義之說而於前之兩惑抑仍無由盡解稍長讀御纂周易折中乾彖案語始悟四德古辭只是一義因之究觀六十四彖乃見傳釋經文辭必相應有所引申義未嘗不一貫也又讀大象傳推其所以分部之故乃見夫子之謙慎知義例不可不嚴因悟後學說易但當疏傳不當越傳而更注經於是頗思有所纂錄顧念傳主明義經文取

物往往不詳當時或是共明今已不勝阻奧釋之則嫌於破體不釋則古訓難通牽茲兩端擬議未決又見朱子嘗欲略釋經文而發其所以然於傳之下因歎先賢於此已有規度向之所擬疑其不可復用最後觀魏高貴鄉公問博士之言然後所疑渙然若有所定蓋觀博士之對知當日所論正指鄭本若使分傳隸經已如後世豈容仍曰彖象不連經文用此知易之卷弟鄭君未有所動其曰而注連之者必是注本單行釋傳釋經都居一處故令讀者見爲連也如是則舊帙無所紛更而經傳自歸一貫卽有釋經之處更無越傳之由私幸積年蓄疑一旦而解一隙之得可以不終棄矣於是放其義例本用單行首舉傳文弟曰自某至某小狐畢舉下接天行愼辨既明乃釋陽在彖象都畢繼以文言意謂傳本釋經非自立說傳義既釋經文自宜至於經詳傳略不容無釋之處則用本義切合語勢之趣變而通之俾所解說雖有連經要其指歸只是明傳未知鄭注連經是否如此要之不敢越傳之初指庶幾不終負焉規爲之始但期擷取諸家資其成說既而屬筆則見前人多是解經移以疏傳義雖相通辭多未應於是割取本文不沒所自冠以傳文明其辭之相屬申以蒙案見其義之有徵若夫解說經文似已通曉繩以傳義未見其然概從舍旃無容牽合若夫御纂案語罔敢割裂有所稱引恭錄全文亦綴謹案明乎前聖後聖所以符合又有陳義縱橫文難分隸漢人目爲通論其體昉自繫辭若茲之類月節離居分附篇末亦有蒙案明其所以足徵當其旁攷前聞比經合傳本稽舊訓時獲新知則亦附錄篇中姑備一解以上之等旣取義通兼求證確疏義或旁涉他書取徵則

不出十翼用此益知易傳獨是完書自相應合後學說易誠無庸舍爾靈龜自蹈迷復者矣然而茲編雖是疏體不取辭繁恐其引申漸遠語勢迷隔其中括辭約旨未經證明者別爲小箋卽附各篇之後自明已作有如或問之書尋省易了則猶鄭君之意仍必歸本傳義以示勿絕其源凡茲大端揭諸卷首其餘細例散寓箋中總以見折中夫子不敢自破其疏傳而不注經之例云爾六十四篇旣完題曰豪象傳疏

讀宋元學案

道統之說不自宋儒始孟子由堯舜以來歷數聞知見知之人已是此意特後來庚續之者少小不甚著（昌黎徂徠皆有此言但其言向約小和之者亦尚寡）至程子而後其意大張至伊洛淵源錄成而後其說遂定自是以來學者往往好談道統大抵庚續此錄者也道學之得

詬以此一事爲尤甚然亦其疏隘有以取之而非道統之不可談與是錄之不當作也夫所謂道統者猶繼祖之有宗孫云爾諸君子固皆聖人之支裔而擇其尤賢者以爲宗此亦奚不可者然朱子未嘗謂是錄之外諸君子之學皆無與於道也後之談道統者無朱子之識而主張過甚故道爲之隘而學爲之疏然平心論之宋元以來凡世所指目爲承接程朱之統者其人之析義必較密制行必較嚴使天下之人於聖人之道有所畏而不敢叛有所慕而興起者終以此數君子之力爲多然則道統之談究不可謂非天下之公論也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以數百年人心風俗之所繫可謂舊貫矣其有缺失修補之可也舉而剗去之懼風俗爲之仆也黎洲原本以三十五人標案仍舊貫之義也案中小傳兼取各派疏隘之病庶幾

免矣　讀總目二條
伊洛淵源錄未嘗兼收取各派而不病於疏隘者朱子是錄但名之爲伊洛淵源而是書則兩代之學案也體例各殊故并行而不悖也卽如本朝學者有爲漢學師承記者與朱子是錄命名正同又有爲朱子作年譜者有讀經史劄記中而鄭君朱子特自爲卷者亦與是錄之意相似皆是明學術之有宗主而非謂此外別無學術故有益學者而人亦鮮有異詞可見君子立言但求不過乎物耳主張過甚固不可調停兩可亦屬不必也蓋明宗主者將由宗主以及各派故非主張過甚陳各派者卽于百派中明宗主亦非調停兩可不惟不相悖而且相爲用也　讀總目三條
太極圖說訟辨七八百年未定或以爲出于異端或以爲直接

夫子經先賢數十人而不能定後學豈容置議然先賢之辨大抵于大原處爭之夫大原之處殆非聖人不能定也杲於此竊有二說皆但於淺末論之其一曰無極二字如象山所譏則信不可也如朱子所解則無不可也今既不能知周子確從何解則其是非固無由而定然但論修詞之義則大傳但言太極後學不宜更言無極況承異端猖狂之後無極二字明見老子書中立言者獨不宜致愼乎梭山所疑不當太極上加無極二字象山所疑大傳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又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不足爲萬化根本邪又云若懼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此數語似皆顚撲不破學者宜知所法戒者也其二曰太極圖說據潘清逸則周子所自作也據朱子發則出

于陳希夷傳至穆伯長而周子得之者也後之論者紬圖說則據朱氏伸圖說則據潘氏身及周子爲之誌墓朱氏尊信周子爲之表揚去周子未遠皆不應虛搆惟黃晦木稱圖出河上公本名無極圖陳摶得之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周子周子更易其名綴說于圖附于大易殆爲得之蓋圖出彼氏而說爲周子所自作據其終朱氏原其始合而觀之庶幾得其實耳惟朱子亦然其始單據潘誌定爲周子自作後閱十數年見希夷之徒其言有與圖說相應者改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蓋雖始終崇信而不得謂其端緒不出希夷也惟晦木亦然其言曰方士之訣在逆而成丹故從下而上周子之意以順而生人故從上而下蓋雖始終不信而不得謂周子之說仍是希夷之舊也夫極詆圖說者莫如晦木極尊圖說者莫如晦木二先生之是非假令疑者全是而我誤信之或信者全是而我誤疑之者玉山汪氏及主一謝山是也末學於此既不能定疑與信者統諸儒是也有因疑圖說雖不廢周子而不欲奉爲伊洛之統諸儒是也有以周子直接夫子而程子得其統者朱子以來道月之游非師事之是也有並程子以來疑之者本朝紬宋尊漢生謂兩程子稱周子曰茂叔稱安定必曰胡先生雖有吟風弄毫釐千里之失矣（讀濂溪學案）

有單疑圖說者梭山象山晦木主一是也有並疑周子者晁氏謂元公師事鶴林寺僧性學指要謂元公初與東林總游豐道但取其顯見者觀之則亦可得其大概而不至以畸輕畸重蹈跡詞旨之顯見有不可沒者也後學置其不同者姑付闕如而圖說者固說者莫如朱子兩端不同之極之中而有其同者焉豈非事

皆有千里之謬之懼安敢輕置議哉今但以其有據易見者攷之梭山謂圖說與通書中言太極不言無極是其不相類也豐道生謂兩程子未嘗道及太極圖說今案程氏遺書其中與圖說相類者蓋有之矣然始終未嘗論及圖說亦不見無極二字是豐氏之言未盡無據也然則以圖說與通書分別觀之或亦可乎若夫濂洛之分合其合而疑者如紬宋尊漢之說則周子出於陳摶出于鶴林寺僧出于東林總而程子又出於周子若大可疑矣然黎洲有言使其學而果是乎則陳摶壽涯亦周子之老聃萇宏也今案周子之學若除太極圖說暫不敢定外其通書中不但無無極二字即其辭義之明白純粹亦絕無一語夾染彼氏此其學之果是亦可見矣又主一有言元公以誠爲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以無欲主靜立人極其居懷高遠爲學精深孝于母至性悱惻過人又勤於政事宦業卓然此正與釋氏事事相反者若果禪學如此則又何惡于禪學乎今案主一亦疑圖說而有取其無欲主靜立人極之言者蓋通書中有無欲字出于初漢老師通書中有主靜義其說出于樂記無可疑也況其實行又粹然如此然則周子雖得圖於希夷及曾事鶴林寺僧無害其終爲聖人之徒也其分而疑之者如豐道生之說因程子稱胡先生而字茂叔及終身語不及太極圖說遂謂未嘗師事今案大程子稱昔受學于周茂叔述所聞四事伊川與康節論天地安在何處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則謂未嘗師事者非也又汪氏之言則曰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又曰伊川于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害矣謝山之言則曰伊洛所得實不由于濂溪又曰濂溪誠入

聖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又引滎陽紫微之言以爲之證今案滎陽之言曰二程初從茂叔後更自光大然則亦謂所得不盡由于濂溪耳謝山謂實不由於濂溪分別太甚矣又統觀明道之言與其教人之法合于濂溪者十八九也其述茂叔四事又皆明卑之以教學者也則謂明道所得不盡由濂溪及謂未嘗傳其學者抑又非矣伊川講學教人視濂溪明道有變矣則以別有得于安定與其性格不同故也然如論太極性道陰陽及見人靜坐便歎其好學仍是出於濂溪者耳然則論濂溪之源流分合者當曰明道傳濂溪之學微有所損益伊川兼承濂溪安定之學而各有損益成其爲伊川者也讀濂溪明道伊川學案

周子直接夫子下統伊洛以來者朱子以後道統諸賢是也有不廢周子而不謂其統伊洛以來者王山汪子及王一謝山是也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矣然嘗合而觀之似乎各有其是亦各有其非也如梭山謂圖說與通書不類欲去圖說而存通書今案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是誠不相類也然通書有靜無而動有五字立言亦未盡善似宜不分別圖書而但分別可否置其一二之可疑取其八九之可信其亦可乎豐道生謂程子稱周曰茂叔稱安定必曰胡先生雖有吟風弄月之游非師事之不道太極圖說蓋知其爲異端莫之齒也今案明道自言與伊川同受學濂溪謂非師事謬矣又案明道伊川之所發明往往合于周子則謂之爲異端莫之齒者亦誤矣然觀二子之終身不以圖說示人而伊川之稱濂溪實不逮推尊安定則亦必有其所以然者惡不可攻邪若夫詆爲異端或據朱子發之言謂

出于陳摶或併據晁氏之言謂師事鶴林寺僧壽涯則梨洲論之最善曰使其學而果是乎則陳摶壽涯亦周子之老聃萇宏也今案濂溪人品之高接物之和事親之孝至性過人宦業卓著則其行儒也遺書中除無極二字及靜無而動有一語此外則其言亦儒也據其一二而概其什百將可乎哉然而疑者之紛紛則亦有故矣由推崇過其分也自朱子以爲直接夫子道統之號垂七百年天下之美惡皆歸之人見其美之不稱也則疑之矣見惡之咸歸也抑憂之矣憂夫疑之者將並廢其美也憂夫過信者將並取其不美也玉山其知之矣故與朱子書曰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又曰伊川于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病矣蓋目覩洛學之流弊不宜更張其焰而又知推崇過當必致後來之貶抑過當也百年以來舉濂溪關閩七八百年之德行學問被以禪學而不復道玉山預料之矣數十賢達崎輕畸重之間而數百千年天下學者爲之胥受其病然後知夫子之愼毀譽其義有大焉者矣

筆記

凡一字止有一義其餘皆此一義所引申也他經訓詁有定宜詁以祖義者易以引申義不得也宜訓以引申義者詁以祖義亦不甚趣顯也惟易不然六十四名皆祖義也此六十四義括盡天地萬物更無漏義故凡此六十四字之引申義無不備於三百八十四爻辭之中卽如需亦待亦養畜亦養亦止再引申之則爲畜聚爲奇犯皆有之稍深於訓詁之學者於此因悟正名百物之原下逮唐以前展轉變遷之字義與夫唐宋以後極晚極俗沿譌之語孰爲最初祖義孰爲俗儒無根之解可以如

視諸掌以此讀易則亦了無阻隔矣

杲嘗妄論五經易尤深奥宜乎難明然自今觀之反未有明於易經者也則豈非學者尊信十翼故耶詩春秋最晦失者則豈非不信傳故耶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觀學者於經義之所以得之與其所以失之未有出此兩言者也且學者於詩春秋之傳所以輕疑之者以求其說而不得耳抑思易之十翼又何嘗盡其說哉惟不得其說而不敢疑所以展轉賡續逐漸至今而明者已多詩春秋之傳則不然一不得於心輒謂傳誤所以終不明也向使於十翼亦以詩春秋之傳視之恐至今猶蒙昧而已矣向使於詩春秋之傳亦以十翼視之則二經之義決亦不至如今日之晦失矣

朱子欲於經下但小著訓詁其發明經義俱於傳下發之此言

也蓋在既成本義以後乃必不可不從者也此言之於易鄭君之於春秋皆是晚年見及略啟其端而未及爲然譬之宮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二君之言乃已得二經之門也竊嘗譬之經如關鍵傳其鑰也子貢之言是傳之題辭也後世學者於五經之傳猶幸尊信十翼是已得其鑰也所不盡如法者病在不疏傳而解經耳向使不解經而但疏傳如唐人之疏注者然經義之明當不僅此朱子晚而悟及而後人猶莫之由也宜經義之明猶有待也鄙意經下不多著一字雖其名物詁訓傳所未言者亦總於傳下發之專務明傳傳明而經自明如此則但有誤解傳斷無舍傳而自立說之僭惑矣詩春秋亦然必如此而後讀傳審諦唐以來不得於經則疑傳之蔽可祛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然論語惟說詩爲詳詩三百闕雎樂而不淫誦詩三百小子何莫學夫詩子謂伯魚諸章皆學詩之門戶也書則無之且今所見經之傳記易有十翼春秋有三傳禮有禮記詩有序傳惟書之傳記較弱矣書序不知其所自出尙書大傳不能盡釋經文且與史記不合馬鄭亦不遵用視彼四經之傳完好者獨不侔矣傳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又曰入學祭先聖先師先聖作經先師述之爲傳不由其傳而欲明經由欲入室而不由戶也而書之傳其微弱顧如此然則書之門戶將安在乎竊嘗以爲論語說詩詳而說書無之者詩主文而譎諫書則正而質文且譎故須說乃明正而質故無須說也一疑解矣且論語何嘗不說書論語所稱堯舜以來聖帝明王之明德蓋皆孔子之說書也孟子論古自堯以來無不與論語相應而言更敷暢是論語之義疏也由此推之禮記似此者亦不少此殆學書之門戶乎以此爲師以讀史記書序大傳訖於鄭大義之多歧可以有所折中詁訓正以爾雅所謂通古今語而可知者也

詁易地不變者也訓易地輒變者也鄭注於古書未有是訓而於義有之於此書文意爲便者加猶字以致愼然此術用之於傳爲宜於經恐不宜也爾雅釋經者也經之須釋者爾雅釋之矣故曰古文讀應爾雅故通古今語而可知也顧詁體多辭爾雅所不釋此非爾雅之疏漏蓋不須釋也何以不須釋書讀百偏自悟也以爾雅識其詁以百偏悟其辭辭詁並得大義可得而論矣此皆無待旁求者也梅傳以下大抵以爾雅爲不足盡解經而旁求之由不得其辭每字必爲義故也每字必爲義則

爾雅信不足以盡解經不得已而展轉引申之訓滋起矣自梅傳至近世戴氏踵此術日以加益其用力之勤並皆有得然其得之者大抵不出爾雅之外而其下資乎後世之書注展轉推移而後成訓者則往往纖弱迂回不肖古人渾厚自然之趣由書讀百徧之功少繙檢字書之力多故也

周公禮譬諸國初之典周官禮譬諸後來一再修之典孟子周世頒爵祿周初禮也周官與孟子異者後世所行禮也其與經禮合者則是未改者也經禮不但儀禮凡孝經論語中庸孟子及他傳記中孔子所取者則經禮也大抵成王周公以前制也惜抱先生謂周公之制存於周官而不備旨哉言乎

禮運篇首諸語直謂之近老氏固嫌武斷要之此篇在諸傳記中則不得謂非創論高議也學者誠不欲遽斷然不可不常蓄疑於胸中也且如所云今大道既隱者將謂禹以下之世爲今乎將謂春秋末年乎所云天下爲家者將謂傳子乎將謂不然者乎且其言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文義明白非直謂謀兵由禮義乎鄭注他經一用儒家獨此引用老子可見鄭君亦以爲近老子也

公羊穀梁於春秋猶刑獄之有條例也左傳則案情也稽左傳之案情而斷以二傳之條例則春秋可得而治矣

呆治春秋有年曩謂左氏事詳而義例疏今見左氏義例尤精足以正二傳之得失也曩謂二傳惟例可憑記事說義多不足

據今則見其往往可通且多精義也且左氏明魯史舊章二傳
明孔子新意譬如爲高必因邱陵舊章者孔子之邱陵也周公
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者咸在焉孔子因是推廣新意故左氏雖
專明魯史兼可以明二傳也孰爲口受之傳指孰爲推測失眞
證以左氏蓋可得而識也新意必二傳者公羊明魯道者也穀
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則明當時行用之道者也當時行用者霸
道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五霸桓公爲盛故當時行用總
之霸道霸道總之齊道也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譬如左氏一變而進於公羊公羊一變而進於穀梁也所以必
明魯道者爲人子孫道在法其祖也穀梁則損益四代之趣咸
在焉惟聖人崛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大約學者先須識左
氏事次識公羊義次識穀梁義最後識左氏義未學二傳不能

識左氏發凡解書之趣也
左氏明其事也公羊明其文者也穀梁明其義者也左氏之發
凡解書繼二傳而明所難明者也何謂明其文春秋有言有否
言者何譏貶也不言者何不譏不貶而隱有以見正者也春秋
之所譏貶者公羊斯明之矣所不譏不貶而隱有以見正焉者
公羊恆引而不發發之者穀梁也然而公羊非不知也肖乎春
秋之文春秋不言則亦不言之也左氏非不言也但不正言之
耳後之爲二家者不知此義故務與穀梁相反而唐以後又因
以詆左氏與公羊此所謂蔽也知左氏亦是春秋亦有諱知公
羊明魯道爲人子孫幹父之蠱用譽不得聞斯行之則三傳不
同之處往往不相違害矣知三傳並出孔子皆是我師遇有非
常可怪之義奇古幽奧之詞則愈虛心叩之勿疑爲妄勿遽有

所主張則精義入神之用可得而聞矣

周鄭交惡君子乃刺周王而商臣弒父且得免議者蓋拒父弒君之惡不待議而義明故不議也試觀左氏全傳可以得其旨矣再觀公羊穀梁益可曉然矣大惡衆著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中何翅數百三傳例不置一語其有語及之者則必其有小出入人所易忽及疑不能決之義因牽連及之非爲大惡發也杜元凱後讀左傳較熟者推元儒趙氏左氏之冤趙氏時有所發其論諸侯之女惟王后書一條云左氏明知其事何苦自相違異杲讀此言爲之鼓掌稱快因賡續之曰解如此存心以讀左傳雖不能即悟終必有悟之一日彼輕詆左氏者皆視左氏之智曾童穉之不若者也此春秋之所以久不明也趙氏又譏左氏舍其大而論其細其蔽猶沿唐宋之誤所謂不能充其類者

也

始疑佛老二家皆有堅苦卓絕之處何以韓子程子朱子惡之之嚴如此今治經既久乃知聖人所以必制爲笙簧酒醴俎豆衰麻以使人升降拜跪哭泣悲哀者無非養人愛敬之本心以全其大倫今異端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成幻迹是其於本根上剗除已盡又何怪視聖人之制度典章若弁髦乎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諒哉斯言矣

附錄

先生主灤源書院有示諸生文錄其論學如左以下見文集

有經學有經小學求經義者亦必資於小學譬諸繙譯理藩院之政資焉但求繙譯不錯不致誤事足矣至於經義更有大事在若夫專講小學則繙譯中之學問也此亦終身講之不盡性

之所好者爲之非所責於凡讀經書者也

謂六書爲小學者近世所名也本於漢人而非漢人意也漢以孝經爾雅爲小學爾雅是訓詁非講六書與說文解字自兩塗也孝經更不待言謂治說文爲小學非正名也第相沿已久今用之則從之耳漢小學之名大致不錯當以孝經爲先務爾雅次之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若僅以爾雅易說文尚非知本者

說文非爾雅之比也說文止是許君一家學問尚統不過漢四百年學問來爾雅則是孔門眞傳與諸經之傳說咸相應求之大義而應求之微言而應故可尊信經之詁訓一決於此至爲簡易諦當可以省無算力正無算誤但其字與今本之經字或不同此分二類一則如仇匹也之逑一則如愛隱也之薆學者不知爾雅所釋之某字卽是經之某字以故不得享其利無有要領焉只須聲得之矣阮文達告郝蘭皐語也此所謂聲則耳治之謂也郝氏之書好處在此

大抵經必有傳而傳之好處在簡易諦當皆明白如話使初學一望卽知最爲省力也譬諸行萬里者塗則誠遠矣然有傳以爲嚮導不使人多走一步枉路假如其人日僅能三十里百日則三千里矣萬里雖遙一年可到也自眞傳失傳後人另自生出許多傳注來遠則不及千里然多歧塗斷港乃令人終身行不到矣是故別古書之眞僞爲先務也

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後世專講格言一派學問讀四書而不切徵之五經論孟微言只作語錄讀之講艮知與非艮知相去亦無幾天下有道國家無事朝野上下蹈常襲故相與勉爲善人亦未見其不可也乃若運窮而世變大創論日新無所取

決矣稱說孔孟者羣見以爲迂闊亦非羣見之罪也道不足以相統也豈惟不足以統之抑且不足以勝之韓文公曰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舉世悵悵不知所出邪說乃易中人孟子曰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之作由於邪說邪說之作由於道衰也天下之人羣以仁義爲不足以爲治由久不見仁義之效故耳其視孔孟之仁義與講陰騭文感應篇之仁義深淺大小無幾此孔孟之所以不信於天下也孟子曰仁之勝不仁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今之爲四書五經學者得無類是乎

東甫交游

孫先生葆田

孫葆田字佩南榮成人同治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知縣銓

授宿松調合肥大學士弟子之傔橫於鄉以逼債毆人死先生檢驗屍傷觀者數萬人恐縣令爲豪强迫脅驗不實先生命仵作曰敢欺罔者論如律得致命狀人皆讙噪謂包龍圖復出讞遂定有御史劾先生誤入人死罪下巡撫按之卒直原讞先生遂自免歸民送境外有愛民如子疾惡如仇之頌逾數年安徽將清丈民田大吏疏調先生主其事辭不赴貽書當事言清丈病民陳清賦之要熟地報荒者當寬其既往限年墾復平歲報災者當警其將來分年帶徵弊自可除無事紛擾時以爲名言與朱肯夫學使書有云近世學者通病一曰剽竊一曰駁雜嘗謂欲救斯失莫若以通經學禮爲教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其意蓋謂此耳上閻文介公書有云近世所矜尚者曰漢學葆田亦嘗微窺其奧夫漢學之可貴在實事求是而今乃以泛覽助

其攻擊其弊至於罔知檢束視理學爲迂拘閒有一二聰穎之士則又不過高談經濟以驚世炫俗爲釣取卿相之具苟一旦投之艱難固未有不僨事者也其答夏伯定書有云葆田幼秉庭訓年十六七時讀朱子全書與國朝湯陸諸儒遺集頗有志於正學其後因泛觀博覽遂漸染於近代漢學家之說故論學不專主一途又云謁選得宿松逾歲調署合肥凡所設施類皆迂闊獨心存愛民必思於物有濟尙不悖乎賢聖遺訓至其所以去官之故則又自知直道終不可行故謂其能如君子之易退可也然其初則已有媿於難進矣今來敎乃曰直聲震天下得非亦誤聽傳述之言乎至於經術云云尤非葆田所敢遽承先生平生志行略具於此數書歷主山東河南書院學者奉爲大師山東巡撫張勤果曜疏陳其學行賜五品卿銜中外大臣迭薦之詔徵不出宣統三年卒年七十有三著有校經室文集六卷　參史傳　本集　姚永樸舊聞隨筆

文集

堯典說

或問曰史記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傳又曰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乃受帝禪二說孰是曰以事理推之其皆非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堯既不能以天下與舜乃獨能私受摯之天下乎且摯之不善亦未見於他經而一以爲既崩而堯立一以爲中微而禪堯則其說均爲無徵使摯之立爲繼父而堯承之則禹之傳子亦不得爲�censored見而人言何以有德衰之疑

嗚呼唐虞以前尚書所不載春秋時去堯舜之世遠矣孔子亦但於讀書歎其爲大爲君爲禪讓而已至戰國時異說蠭起孟子乃因論唐虞之事而直斷以舜之天下爲天與夫堯之初亦必如舜而已矣後世禪繼之義不明乃至有莽操之禍原其初則堯舜授受之說實有以啟之夫嬰獻固未嘗禪也卽令果禪是以天下與人彼其臣又安得而受之故儒者解經一言之誤其流禍無窮豈得獨罪一竄亂五經之劉歆哉然則帝堯之繼立與否學者闕其所不知可也

皐陶謨說

司馬遷謂帝舜朝禹伯夷皐陶相與語帝前皐陶述其謀云云卽此篇也虞書蓋本有大禹謨故漢儒以爲已逸而其分皐陶謨爲益稷篇則自僞孔傳始因經文有暨益暨稷之語遂以益稷名篇不知曰皐陶謨者皆一時交儆之詞自皐陶方祇厥敘至庶君允諧乃紀虞舜治效而以賡歌終之則首末皆皐陶之言也漢儒所傳書序亦有棄稷無益稷鄭康成諸儒皆謂別有棄稷之篇或疑棄稷在逸書十六篇內康成猶及見之要亦懸揣之詞或又以史臣敘事之文爲出自伯夷以附合史記所云益見其穿鑿夫大戴禮言虞史伯夷猶言虞書伯夷云耳豈得謂伯夷爲虞之史臣哉然詰志篇所引伯夷兩言今亦不見於他經疑或書中有伯夷語而今亡矣

司馬遷載皐陶謨於夏本紀而於往欽哉之下說云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後儒或據是以史記陟天之命爲薦禹於天而告之其說非也皐陶謨記言之文故首末皆載皐陶言而以賡歌終之蓋子夏謂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

陶不仁者遠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舜五臣中禹棄稷皐陶皆有謨而今獨皐陶一篇存使後世不見此篇不且以刑官視皐陶哉若夫舜禹之事孟子論之詳矣堯薦舜舜亦薦禹但舉之在位耳固未嘗以天下與人也夫天下者天之所統非天子所得私唐虞以前天下皆歸於有德未有以繼立相承亦未有以天下私相授受者故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與賢與子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嗚乎舜禹禪讓之事不見於經自僞古文以汝陟元后爲禪禹之徵世乃謂與汝陟帝位前後同揆矣司馬遷於堯本紀曰女登帝位於夏本紀曰陟天之命則陟非升也儒者或欲傅會薦禹之文不亦誣乎

禹貢說

昔禹平水土定經制九州各擇其土宜之物以獻於天子史臣因而紀之以表禹之功以見虞舜德化之盛故曰禹貢始舜攝政之年蓋嘗分天下爲十二州及命禹治水水患既平乃定田賦之制爲九等之差畫爲九州至於聲教遠暨經制大定蓋即禹宅百揆之實攷其成功前後固已時逾數載矣世儒以九州之制別自堯時謂舜實改爲十二州禹即位後復定爲九州者誤也禹受命治水雖在堯之末年其錫圭告成則在舜時九州既定制乃畫一故禹貢一篇皆追原貢所由致於山曰既藝既旅於水曰既道既入則此書乃舜治定功成後所作至夏遂繼虞而不改耳故史傳以爲夏書不然一州之地貢賦所出而乃以意更置紛紛合幷豈聖人經世之道哉

君奭說

君奭周公勉召公之詞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

同心輔政故周公作是書以勉召公舊說以爲召公欲告歸而
周公留之今按告歸之意不見於經蓋周公既戒成王以無逸
因以是與召公互相勸告故曰今在予小子旦若遊大川予往
暨女奭其濟又曰小子同未在位小子周公自稱也或乃誤爲
斥成王豈周公夠夠如畏之義哉昔虞舜之世禹皋陶相與語
帝前爲昌言蓋大臣憂國之心如此不必事有所因而後發也
夫周召之相勉亦若是而已矣惜乎召公之所以答周公者不
傳而世儒乃謂周公攝政召公不說故周公作此以自解其說
不亦悖哉或曰不說者蓋召公自以爲衰老而久居於位故蹙
然有不安意云

顧命說

顧命一篇紀成王崩康王立之事也馬融鄭康成分無壞我高
祖寡命以上爲顧命自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僞孔傳則以
王出在應門之內爲康王之誥篇首皆非伏生所傳之舊今攷
先儒議是篇者多矣或以成王未葬君臣皆冕服爲失禮或以
天子易世傳受國之大事其禮與士庶人不同或又疑狄設黼
扆以下爲康王踰年卽位朝諸侯之事而顧命一篇尙有闕文
其義雖並通而要皆不得其實也惟近世姚氏鼐有云周嘗會
諸侯於東都蓋成王方將會諸侯而疾作其時太子監國於鎬
召之未至成王以疾大漸不能待故恐弗獲誓言嗣乃召卿士
以下而命焉不然王疾太子將不脫齊立而養於左右焉有顧
命而不在側而王崩乃延之於南門之外者乎竊以爲此說庶
幾得之蓋史臣紀此亦所以志禮之變也古者君薨百官總己
以聽於冢宰三年未有喪服未畢而朝諸侯者況麻冕黼裳亦

不可謂卽位之服然則成王蓋崩於東都事變倉猝禮由義起其時諸侯咸在故召公因册立嗣君而召見之至王若曰以下則亦召公代王作誥之詞耳豈必康王之面命哉抑是禮也召公可謂處變而不失其正矣後世此義不明乃有先帝以四月崩而太子以五月卽位遂改元者烏虖書闕有間周室成康之事旣不可億知若以蜀漢永安之義律之則召公處此其眞得天理人情之至者矣世儒乃猶以失禮議之此所以讀其書尤不可不論其世也夫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說

或問外丙仲壬繼湯而立爲天子信乎曰然然則太甲立以湯崩之年其說非與曰此乃僞古文尚書之謬諸儒從而傳會之也史稱殷湯年百歲爲天子用事十三年傳又云湯娶有莘氏女生太丁及外丙仲壬當太丁卒時太甲之生則旣長矣而謂湯崩之前一年乃生外丙又有三歲之仲壬爲之兄此事理之必不然者也漢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班固言是朔旦冬至之歲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今伊訓篇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彼蓋見顧命成王崩以乙丑而康王見廟在丁卯後七日意湯崩亦當在十二月前故又於太甲傳內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其所以僞也與春秋國君薨皆踰年而後改元漢初襲用秦厤史書元年冬十月然不聞高帝以孝惠元年某月崩也後漢昭烈崩於章武三年夏末帝以五月改元建興史氏非之今僞爲古文者不深究班史之義至謂湯崩在太甲元年是湯未崩而太甲立何其言之不經也然則外

丙仲壬之說宜何從曰從孟子孟子之言何如曰太丁未立其繼立者則外丙二年也仲壬四年也且由後儒之說其意以爲外丙仲壬不宜立也則是逆探伊尹之心而爲是二歲四歲之辭以自文也太丁雖未立外丙仲壬以次當立則雖以襁褓之成王周公立而輔之可也夫又安得以其幼而廢之乎且其時外丙之年當與太丁不甚懸絕而謂仲壬爲之兄以弟先兄於言尤不順曰外丙仲壬卽位之年有可詳與曰是不可以强解也商頌之詩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與他書紀外丙元年乙亥仲壬元年丁丑命卿士伊尹事適相符竊嘗疑詩內震業之義當指湯崩後上下憂危而言彼伊尹者身爲卿士遭時閔凶左右之力實多故詩人作爲樂歌以紀之則外丙仲壬當立於此時也伊尹之立外丙也意湯必有命焉如

周成王道揚大訓而伊尹奉命以立之也不幸未三年而崩伊尹以爲先君之喪未除吾得君之季子而立之猶之乎君命也伊尹之立仲壬繼湯也非繼太丁也又不幸四年而崩然後君之適長孫立焉以承大統以對天下此伊尹之志也衛太子蒯聵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以亡人之子輒在以孫禰祖衛之亂實兆於此烏虖以伊尹之聖其於繼立之際思之審矣後世舍子立孫卒以召禍亂者抑獨何哉

刪定馬氏所輯漢儒經解序

兩漢人傳經並有師法以其時去古未遠而釋老之說猶未行學者各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雖彼此異同相是非然微言大義往往賴以不絕後世綴學之士固不可得而廢也其見於傳者易本田何尚書本伏生詩有毛公又有齊魯韓三家言禮

本高堂生而大小戴並出后倉春秋公羊穀梁分齊魯學而左氏傳最後興孝經論語蓋學之者兼通焉故曰儒家者流游心於六藝之中宗師仲尼於道爲最高及後世五經乖析儒學浸衰魏晉而降異說蠭起當隋唐之世古籍猶未盡湮然唐人爲諸經定義疏易用王韓書用僞孔氏春秋傳主晉人詩禮二經僅存漢注自此之後利祿之途開而漢儒四百餘歲授受相承之師說不絕如綫王伯厚處宋儒末獨能修學好古於易書論語則輯鄭氏注於詩則輯齊魯韓三家遺文於春秋則輯賈服章句亦可謂用力勤而有志者矣聖清之有天下敦崇經術遠邁前代經師宿儒以漢學爲宗獨能發明古義言易自吳縣惠氏言書自嘉定王氏吳縣江氏言詩自休寧戴氏言禮自濟陽張氏婺源江氏爲易惠氏之學則有武進張氏爲書王氏江氏之學則有陽湖孫氏爲詩戴氏之學則有金壇段氏而輯爾雅注者有武進臧氏考九經古義者本惠氏學雖不同要皆博識多聞玩經文而得其大體若兼綜諸經博采先儒訓詁不爲空談則有長洲余氏今四庫所收古經解鉤沈其遺書也近世若歷城馬氏蓋又聞宋王氏及余氏之風而興起者馬氏名國翰字竹吾道光王辰進士陝西知縣生平纂書無慮日晚歲乃成輯佚書六百卷皆唐以前諸儒著述分經史子編惟經編爲稍備然所輯既多其中牴牾時亦不免余嘗偏取其書閱之有十傳而兩書復見者有一書所獲止三四條而強分爲卷者有所輯或非元書及元書在當時已散佚而以意揣編之者夫貪多務得固世儒之通弊抑亦所取多則不能無失推馬氏之意將欲保殘守闕不妨是非並存以待折衷於後儒在學者愼取之

而已余爲刪存其經編什之五而壹以漢人爲主於小學則閒取魏晉爲序錄如後因論次其大凡亦所以致余之意焉

古文尚書跋

辨東晉晚出古文尚書之僞者自朱子始九峰蔡氏承師命作集傳於漢儒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則注曰今文古文皆有於梅賾所獻增多二十五篇則注曰今文無古文有雖不以二十五篇爲僞書而使學者知有今文古文之別其用意亦可謂善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於尚書正義前載有書古經四卷序一卷謂爲朱晦菴所錄蓋即臨漳刻本而元書則今不可復見其篇不知與僞孔傳有異否也茲刻用趙氏分編今古文例仍附書序於後而一題曰古文尚書其義實不悖於朱子按漢儒鄭康成所注三十四篇亦曰古文尚書實即二十八篇內分出盤庚二篇與康王之誥一篇又大誓三篇爲三十四而大誓後得亦漢代僞書近世諸儒或從而信之亦過矣恭讀四庫全書提要云書小序之依託五行傳之附會久論定矣古文之辨至閻若璩始明朱彝尊謂是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輯逸經成文無悖於理汾陰漢鼎良亦善喻吳澄舉而刪之非可行之道也又論書纂言云古文尚書自貞觀敕作正義以後終唐世無異說宋吳棫作書稗傳始稍稍掊擊其專釋今文則自澄此書始考漢代治尚書者今文古文本各爲師說澄專釋今文尚爲有合於古義非王柏詩疑舉歷代相傳之古經肆意刊削者比也今按王柏詩疑外又有書疑四庫書並列存目提要云其併舜典於堯典除姚方興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於皋陶謨此有孔穎達正義可據者也茲刻與王氏偶同非用其例至金縢篇自

武王既喪以下詞氣與古文頗異而史記以秋未穫爲周公卒後事故先儒疑此篇爲亳姑逸文否則當有脫簡今姑別行以待攷定又近日桐城吳氏寫定今文二十八篇於康誥篇首惟三月一節注云疑爲大誥篇末簡愚嘗反復推究而歎其說之不可易也蓋周公之居東方乃營洛邑以偪殷正合古兵機而後世屯田之法亦起於此故大誥篇中以堂構播穫爲喻及武庚既平因以東都爲朝會諸侯之所故有召誥諸篇特書缺有閒學者遂莫能心知其意耳吁非有卓識如朱子亦安能破千古拘墟之見哉

伏生墓攷

水經注濰水又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戴氏震云此十三字近刻並訛作經漢高帝七年封都尉華寄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南陽有朝陽縣故加東地理志曰王莽之修治也此爲注中注趙氏一清說濰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戴氏云此十二字近刻並訛作經碑碣尚存以明經爲秦博士秦阬儒士伏生隱焉漢興教於齊魯之閒撰五經尚書大傳文帝安車徵之年老不行乃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尚書于徵君號曰伏生者也此亦注中注是伏生墓在漢朝陽縣地在後魏時猶歷歷可徵如此按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朝陽班氏原注云侯國莽曰修治後漢曰東朝陽隋大業初省朝陽入臨濟唐武德元年於縣置鄒州八年州廢爲臨濟縣屬濟州元和郡縣志臨濟西南至濟州一百二十里太平寰宇記朝陽城在臨濟縣東四十里又云伏生冢在縣朝陽故城東五里大清一統志云朝陽故城在今章丘縣西北今濟東縣西南有地俗名魏王城或云卽朝陽故城其東五里有冢俗名寄駕冢咸豐五年黃河東決冢

被沖光緒二年土人得斷碣有文曰徵君伏生冢於是以其事
聞於宮保丁公公命尚志堂博學士張昭潛往驗得實乃爲說
曰鄒平城東十八里舊有伏生祠相傳爲伏生故里元張文穆
公起巖修祠記謂此地亦當有墓國朝康熙中縣令程某乃於
祠旁築土以實之然考水經注太平寰宇記諸書墓宜在溮水
北今反在溮水南以故啫古之士如周兩塍孫淵如諸先輩皆
疑其不合溮水雖已輟流而古蹟猶存次第可考（葆田案此說與平津館叢書內載伏生墓考證不同當是傳聞之誤）然則俗所謂寄駕冢者其爲伏生冢無疑
冢高一丈八尺闊倍之正南有平沙土人掘之往往得螺殼水
經注所謂溮水逕墓南者此其故道矣又曰嘉慶間嘉定時銘
來爲邑宰銘故淹雅士下車後周閱境內即知寄駕冢爲伏生
冢欲爲立祠不果今墓碑徵君上尚有餘字字形莫辨其他古
碣尚多初冢旁多汙田鄉人墾之有不起科者及古碣出則相
訐曰吾田伏生祭田也伏生冢石已斷爲二爲廩生孟繼和所
得云云今年夏邑人復以立祠事請諸學使裕公公以詢葆田
葆田徵諸張君乃得其詳如此張君又謂葆田曰聞孟繼和以
此事思聚斂得財爲邑人所惡故當日立祠事卒不果葆田
曰伏生墓之爲寄駕冢不知始於何時或者因華寄食封朝陽
故以訛傳訛與又或即棘下二字之轉音與予攷一統志於伏
生墓引寰宇記謂在章丘縣朝陽故城東五里又云鄒平東北
十八里亦有墓獨未據水經注溮水逕漢徵君伏生墓南以正
之今得張君目驗乃明又案水經注於此文下又言溮水又東
逕鄒平縣故城北一統志謂鄒平故城在今鄒平縣北又引舊
志謂故城在今縣北孫家鎮去齊東縣東南四十里則溮水之

先逕伏生墓南後逕鄒平故城可知安得以今鄒平東後人所立土冢爲伏生墓乎張君又記冢旁所謂石碣多門人誄詞有博士伏夫子詩石傳經伏夫子保我漢家邦石灰拭兩目千秋痛斷腸張君謂石灰拭目可補史傳之缺予謂詞近鄙俚殆出後人所爲使果爲伏生門人誄詞則是蘇李以前已有此五言矣是皆可以不辨

予既爲此攷復檢尋平津館叢書建立伏博士始末內載伏生墓考證引近人撰伏徵君墓攷謂漢鄒平故城在今治西北四十里之孫家鎮鎮西有寄駕冢卽伏生墓是當時已有此說第不知所指近人爲誰或者卽張記所謂時君銘乎案考證云學者欲明伏墓必先知朝陽鄒平兩故城所在方可定其道里其說無以易矣乃據于欽齊乘謂朝陽城漢初封華寄爲侯國高齊廢入章丘古城在臨濟鎮東疑臨濟故城當在今章丘縣東北朝陽故城又在臨濟故城東四十里今攷元和郡縣志臨濟縣本漢管縣屬濟南郡隋開皇六年移朝陽縣治於此屬齊郡十六年改爲臨濟縣鄒平縣本漢舊縣屬濟南郡隋開皇三年自梁州城移平原縣入鄒平城屬齊州今治是也十六年改屬淄州十八年改平原縣爲鄒平縣復舊名也太平寰宇記鄒平縣本漢舊縣屬濟南郡後漢及晉並不改永嘉之亂其縣遂廢後魏屬臨濟縣案臨濟縣在高苑縣界如逖故城是也高齊天保七年自今長山縣界濟南故城移平原縣於今治東南三十五里漢梁鄒故城地屬焉又曰鄒平故城俗名趙臺城在縣西南十五里臨濟縣本漢管縣地屬濟南郡朝陽城漢縣名今縣東四十里伏生冢在朝陽故城五里據此則伏生墓在唐宋臨

濟縣界歷歷可考如此臨濟在濟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而鄒平在淄川西北一百三十里故城又在縣西南十五里則由濟州而東先臨濟而後鄒平其道里分明又如此一統志謂管縣故城在章丘縣西北朝陽故城亦在章丘西北又引肇域志故管城在今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今名水寨是則臨濟在今章丘縣西北濟東縣西南與舊志謂鄒平故城在今縣北去濟東縣東南四十里其說正合故水經注敍濼水先逕伏生墓南後逕鄒平縣故城北若如考證所云鄒平故城當在今鄒平縣東又謂城東北十八里爲眞伏生墓則是濼水先逕鄒平故城而後逕伏生墓也考證又引寰宇記濟水西自濟州臨濟縣界流入南去縣三十五里又北入高苑縣界是則臨濟在西鄒平在東其敍次分明如此而此文下又云鄒平故城在縣西南十五里是故鄒平去臨濟爲近安得謂鄒平故城當在今鄒平東又以今鄒平東北十八里謂卽臨濟境內之朝陽故城東五里乎且于氏所言朝陽古城在臨濟鎭東與金史地理志謂章丘有臨濟鎭其言亦合蓋今濟東縣在金爲濟東鎭元憲宗始改鎭爲縣故前代考古蹟者俱不言及濟東今伏生墓出於濟東有碑碣可徵又案之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欽定一統志無不一一相符而考證乃第據山東通志謂鄒平故城在今鄒平縣東北境遂以鄒平縣東北之伏墓爲卽太平寰宇記所稱朝陽故城東之伏墓斯眞可謂臆說難據獨惜不能起前賢於九原而正之耳

廟祔議

謹按三代廟制經無明文據禮記王制春秋穀梁傳皆曰天子

七廟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立四廟鄭康成云立廟以親爲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爲祖宗又云七廟者周制夏則五廟殷則六廟蓋漢儒相傳之說皆謂三代特立太祖廟爲百世不遷之祖太祖以下立親廟四親盡而迭遷遷廟之主藏乎太祖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廟六故曰殷有二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爲七魏王肅獨謂七廟者通百代之言天子立親廟四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並太祖而爲七夫議禮家紛如聚訟其來久矣漢承亡秦絕學之後宗廟之制未能稽古惠帝時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宣帝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其後貢禹建迭毀之議元帝仍獨尊孝文廟爲太宗世世不毀至哀帝時或議以孝武親盡宜毀劉歆以爲武帝功至著爲武世宗宣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詔從其議歆又謂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設爲數也光武中興祖高帝而帝四親其後從張純朱浮議改建元成哀平廟廟制遂廢魏晉而降大抵雜用鄭康成王肅二義唐宋初興皆立四親廟後乃册立九廟沿襲相因迄於明代卒無正議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因時施宜固未易偏定也我朝自順治初年册立廟制後殿奉肇興景顯四祖中殿奉太祖高皇帝居中太宗文皇帝居左猶殷之有湯周之有文武皆爲王者之祖不與先代同廟義至當也迄今列聖廟庭昭穆相次九室無虛近因穆宗毅皇帝升祔大典特詔廷臣會議翰林院侍讀張佩綸擬請特立太宗文皇帝世室其說近似然不詳稽今之廟制而但以法古爲名是知有世室而不知世室之所

由稱況有昭世室則有穆世室亦不宜虛置夫所謂文世室在西北武世室在東北者其說本不足深據然由其言推之則必太廟居中世室在太廟旁故廟主迭遷前後左右自不相紊亂今後殿非太祖所居歲時祫祭合食前殿太祖猶在肇興景顯四祖之右則後猶上也而欲於後殿旁刱建世室是太祖在前而太宗居後謂在昭穆廟之上則誠然矣抑思太祖與昭穆無二廟乎我朝廟制所以視古稍殊者古有太祖廟有四親廟而今則太祖與昭穆合爲一廟又古有祧廟而今無祧廟也三代之禮其詳雖不得聞然傳世至二十三十廟主亦斷無不祧者我朝列聖相承所以勸功德者至博推原其故則非親盡不祧而實有三代賢聖之君所不能及者蓋三代賢聖之君莫盛於商商有三宗皆閒世而

一興我朝自太祖高皇帝誕膺天眷締搆鴻圖帝業已成太宗文皇帝纘承丕緒始建國號規模宏遠制度大備故二聖廟號曰太祖曰太宗以明萬世不祧之義及我世祖章皇帝順天應人撫有方夏謨烈昭垂聖祖仁皇帝繼統遵業成三聖之德在位六十一年涵育生養覆燾靡外二祖之廟同號太祖所以明有功示無極也世宗憲皇帝覲光揚烈勵精圖治保世靖民德莫厚焉故廟號爲世宗高宗純皇帝臨御六十年德威遠施鴻基式廓丕大之烈同符殷武故廟號爲高宗此三祖三宗聖聖相承自開闢以來功德未有盛於本朝者也今太廟九室高宗以上同爲萬世不祧之廟高宗以下同在四親之內於禮皆不宜祧如張佩綸議必爲太宗特立廟不過以太宗親盡又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耳不知漢儒所傳三代惟太祖特立廟故殷有

三宗周有文武乃特立一廟以昭尊崇譬如周文王及成康同在太廟必不爲武王特立一廟也蓋古者雖有祧廟而廟中位次實無獨缺一代之禮何況今之廟制同堂異室太祖猶居中殿而乃以萬世不祧之宗遽移別室豈惟太宗神靈弗安抑恐大違祖宗首建宗號之意且立一廟而中殿九室之位又已無虛其說與權宜遷就只顧目前又何以勝徒使昭穆失序遷移無定非禮之意也伏惟穆宗毅皇帝削平禍亂大業中興聖武之德遠軼殷周以古禮言之則宜以功德特立廟以今禮論之則宜與列聖同配天故今日入廟之始尤不可不詳定其儀然而禮有變通事難拘易今誠欲酌之於古準之以今協一時之中立萬世之規亦劉歆所謂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昔宣宗成皇帝遺命無庸廟祔當時聖慮淵深必有見於太廟尊崇如殷之中宗周之宣王不敢與湯文同廟又預計異時廟室既盈將有執親盡則祧之說以上擬列祖者訓誥諄諄有由然也文宗顯皇帝重慎其禮特集廷臣定議羣臣不能推闡聖明爲萬世之慮又不思殷周立廟祖禰不必與太祖同堂因時制宜輔成文宗顯皇帝繼志之孝以至今日遂有欲於太祖廟內遷易昭穆以爲知禮者豈三代盛時聖人制禮之意哉然則爲今日計別出一廟以奉穆宗既於義未安莫若仍遵宣宗遺旨於中殿前建立祖禰廟如古四廟之制上祀宣宗文宗而穆宗毅皇帝以時升祔在文宗前日爲尊親在皇上今日爲尊祖仁至義盡於禮無失又歲時饗祫俱合食於前殿位雖異室祭則同堂禮由義起乃適其宜至禮謂升祔亦謂祔於祖廟非祔於太祖廟也以周制言之后稷爲太祖至康王時文武皆未特立

廟則成王祔廟必祔於文武廟不祔於太祖廟可知又親廟既立則諸廟之主在太祖廟內亦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蓋古者最重祫禘在禮惟祫禘大祭遷廟之主皆與其序實有常而不紊以今中殿位次言之太宗在左一室爲昭世祖在右一室爲穆聖祖在左二室爲昭世宗在右二室爲穆高宗在左三室爲昭仁宗在右三室爲穆至於前殿饗祫也亦然故今之前殿古之明堂也如今爲宣宗以下立寢廟更於中殿內東西爲夾室以爲祧廟祧廟不爲室數以謂傳之無窮此則我朝定制無異殷周韓愈所謂禮從而變非所失禮者在聖主斷而行之耳否則事有經權迹憚更張禮非天子不議在皇太后崇示謙讓以待異日則中殿展爲十室之說義猶近之何也古者宗無常數即廟無常數故先儒謂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如王肅所論則殷有二祖三宗又有三昭三穆殷當有十一廟矣夫今之異室即古之異廟也廟可增故室亦可增總之禮經殘闕無徵不信漢儒所記各有師承而鄭王兩家其說互異況於今日時非刱制學無伊周安得權衡至當以爲萬世法度宋曾鞏有言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今皇上沖齡皇太后虛心訪納而眾說紛紛各執所聞不能適於大道故舉斯兩端敬附末議以待聖人之折衷

附錄

先生父名福海字鏡寰官湖北知縣買書度二萬金先生皆讀之手加丹黃嘗從武昌張氏裕釗受古文法（史傳汪康年筆記）

先生宰宿松勤於其職日坐堂皇妻紡績室中蕭然如寒士宰合肥撰聯云合則留不合則去肥吾民勿肥吾身及晚歲主講

河南撰聯云浮生止爲虛名累垂老方知寡過難則客氣全消

幾於道矣史傳舊聞隨筆

桐城姚叔節孝廉嘗至皖遇先生於途方著公服亟下輿攜手步行談笑至寓市人爲之驚異舊聞隨筆

先生初至河南鎮平高麟超詣之先生方接見布政高待諸門隅騶從門先生迓客見之謂從者曰高先生來矣何不導之入其書籍塞屋告所司曰高先生要讀何書便取與之勿預我聞汪康年筆記

柯先生劭忞

柯劭忞字鳳孫膠州人父蘅字佩章從陳左海受許鄭之學嘗以史漢諸表爲紀傳之綱領而譌舛殊甚最稱難治於是條而理之爲漢書七表校補二十卷又有舊雨草堂札記舊雨草堂詩集聲詩闡微等書先生少承家學光緒丙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丁酉膠州事起輿論憤慨乃自請回籍辦理團練猶王文敏公懿榮之於甲午也中朝既與德意志定約乃回京供職歷官至典禮院學士嘗充湖南學政未滿任召還癸亥歲卒年八十有四生平爲學博綜經史兼擅詞章其外舅吳摯甫先生文章經術負當時盛名每與外邦人士論周易尚書有所不決輒移書與之商搉而東甫晉之亦與講學深契於其鄉邦文獻無論傳與不傳類能睹記而道其略通博冠於山左於經則專治穀梁以爲鍾柳諸家未能盡當則爲春秋穀梁傳注十五卷反覆削稿至於絕筆於史則專攻元代金華學士所修期促體蕪實難攷信而錢汪諸說未有薈粹於是發憤爲之垂二十年成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世昌爲刊以行世其他詩文

雜著若干種稿藏於家

按先生卒後碑志未出僅就平生往還所聞見者爲之傳

春秋穀梁傳注自序

自瑕邱江公紬於董子而穀梁之學微孝宣以後劉子政爲穀梁大師其學說尙有存者子政通儒達識兼采公羊然用傳義者十之七八用公羊義十之二三而已漢書五行志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知子政演說春秋禍福皆穀梁義也東京之末篤生鄭君兼通三傳尤篤好穀梁之學其言曰穀梁善於經又曰穀梁近孔子可以知其宗尙其起廢疾之說發揮傳義至精至密舉一反三斯爲善學何邵公治公羊智慮深長爲經師之冠其說三科九旨不用古說而別爲條例者按公羊徐疏引宋君春秋注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

風內外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天王五曰天子六曰王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何氏則就三科分爲九旨擯古說之九旨不用蓋以三科爲公羊學九旨則穀梁學故取其三科而不取其九旨也今以穀梁傳證之日月時之例傳義較公羊詳數倍天王天子王之三稱傳義備矣公羊未之及也譏貶絕之例亦較公羊爲詳用是知宋君所謂九旨者誠哉爲穀梁之義例矣何氏喈治公羊故舍之不取奈何治穀梁者熟視無睹而自棄綱領之大者乎師說久湮傳義恆疑其無條理若統之以九旨則有條不紊矣今就子政康成之遺文墜義而推闡之以九旨爲全書綱領復取本傳之文旁參互證以究其未備庶幾穀梁一家之學得其門而入乎至於疏通疑滯其事有三一曰正文字之譌如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傳曰稱公弟仲叔賢

也此謂經文稱公弟叔肸叔仲彭生可證文十一年叔彭生會晉郤缺當依左氏經文作叔仲彭生今本奪仲字傳之大義湮矣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傳曰責以賂范注本作數日以賂數日者責字傳寫之譌賴有敦煌石室穀梁傳殘葉可證一曰正說解之譌如僖三十有一年四卜郊乃免牲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言其咎不在人與宣三年八年成七年十年襄七年之傳義並同范武子各爲之說俱失之賴高郵王文簡公深明訓詁大義始晦而復明一曰通傳文之義例傳文有二事相比之例如隱五年公觀魚于棠傳曰尊不親細事卑不尸大功此以公觀魚之事與士匄不伐齊喪之事尊卑比例以見義之高峻有此事則發其義於一傳之例如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曰夫人之我可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不夫人卒葬之乎此兼釋文五年葬我小君成風之義略於彼故詳於此以見義之精嚴有因一事而通釋數事之例如宣七年衞侯使孫良夫來盟傳曰不言及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此舉成七年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之言及定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之言仲孫何忌而通釋之因不言及而通釋言及言其人如此而義始詳盡也至於同一事有發傳不發傳之別有前後發傳之別又有處處發傳不嫌重複者日月時之例如內外之會盟內大夫之卒外諸侯之卒葬參差錯互皆精義之所在吾友鄭東父有言穀梁之複傳其文省而理密嗚呼可謂知言矣竊謂世亂方亟撥亂反正莫尚於春秋非兼通三傳不足以治春秋之學左氏傳有杜元凱公羊傳有何邵公皆可以津逮後學獨范武子穀梁集解多襲杜氏何氏之說其自爲說或不

免於淺膚近人有爲之補注者汎取唐宋以來諸家之說亦無裨傳義也劭忞儔昧無能爲役譬茅塞之途粗知壅闢成穀粱傳注十五卷敬俟大雅君子匡其不逮焉

宋先生書升

宋書升字晉之一字貞階號旭齋濰縣人先世多隱德父玉璞歿後遺腹生先生幼穎慧絕倫讀書過目不忘年十九爲諸生授徒養母濰縣多藏書家多延致先生樂就之日益淹博光緒壬辰成進士改庶吉士年已五十慮仕進奪著書日力遂不赴散館主講金泉書院晉吏學使屢疏陳學行詔予五品卿銜無子女適章邱高氏就養其家乙卯歲卒年七十有三先生爲學初事考據詞章中年亟思著述不持漢宋門戶於經史百家山經地志醫卜星厤罔不鑽研論學以經術爲根柢而不專重小

學治經尤深於易初綴輯漢易諸家折衷求是繼乃上溯河洛中萃漢宋下採近儒毛惠張焦諸家說以捋其精而棄其粕以毛惠諸家於易有摧陷廓清之功顧再爲摧陷廓清之非從天算著手不可由是推衍中西算法以考定古今黃赤道大距之變動知夏禹元年與竹書紀年合又即其年考定夏小正諸星躔次知十月南門見與四月南門正二南門實爲庫樓外之南門星其夏小正釋義黃帝以來甲子紀元表二書皆爲注易而作也其周易要義一書凡五易稿年近七十始寫定他著有論語義證春秋分類考周禮明堂考二十四史正譌暨詩古文辭凡十餘種晚年悉自焚之副本僅存夏小正釋義黃帝以來甲子紀元考初篁書屋詩集又有孟氏易考證尚書要義詩略說附古韻微五穀考旭齋說經賸稾諸書並付女夫高淑性卒後

遭亂稾多焚毀同縣丁錫田蒐輯遺文數十篇爲旭齋文鈔一卷

參門人郭肯才等
撰行狀　于札

文鈔

啟明長庚解

五行之星古人多立異名如木星名歲又名龍史記天官書言歲陽歲陰其異名尤夥若金星別稱大囂又稱啟明長庚則以朝夕二侯所見之時殊故其名因之而異也詩大東篇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毛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鄭君箋云啟明長庚皆有助日之明而無實光也孔頴達正義云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卽嚮晨時也啟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啟明庚續釋詁文日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啟明

孫炎云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然則啟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今按爾雅一書訓詁多主於詩毛傳所舉皆與爾雅相契印爾雅釋天所載明星謂之太白殆爲詩明星有爛明星煌煌而言爾雅既以明星爲太白毛公復總以明星釋啟明長庚則爲金星可知且不但毛公釋詩如此史記天官書索隱引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出西方爲長庚張揖廣雅云長庚謂之太白是漢儒所說皆如此也不知孔沖遠何緣猶疑未決復出騎牆之見云長庚不知何星以致鄭氏樵有長庚爲水星之謬解夫水星微而難見詩人必不取以入詠此不待辨自明者也大抵金星行限離日左右各四十度外以最精測象鏡視之作半圓象與月之上

下弦等最遠日之限不能過四十七度孫叔然謂出東西方各高三舍此指金星離日能躔三舍中相距之宿爲言非謂果滿九十度也其分晨昏二見者亦因此繞日而行其規道甚近之故耳金星行周二百二十四日十六小時三刻四十八秒晨昏之周則五百八十三日有奇其在日之西則爲晨見在日之東則爲夕見日在星地之間則爲上合星在日地之間則爲下合金星之交黃道交角甚狹故上合下合之期常伏而不可見也明庚一韻詩人先言啟明後言長庚必據晨疾末至夕疾初二段率爲言其兩率相距之間依古率以推晨伏爲三十九日合伏爲三十九日相併得七十八日小東一詩言征役之苦自東國以及周歷日甚久必非一晨夕所見之天象故東西二星并言不以爲嫌云

釋鑼

鐘形器一諸城友人王蘭溪家所藏質色蒼古左右銘二行字凡三十文曰正初吉丁亥言正不言月百文下一字文曰其又下一字或釋爲某誤說文夙從夕從丮又丮從反爪爪又三畫右向此字上半篆係夕字下半作爪文右向明白無剝爛痕則爲夙字無疑二字王太史廉生據姑馮句鑼定爲作器者人名是也文又曰擇其吉金下一字似司字而中畫上繚乃句字句從斗口斗象兩物交結狀今小篆特於首尾增其屈曲耳又下一字左金右翟當爲鐲之別體凡從翟從蜀之字古多讀一音周禮地官鼓人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注云鐲鉦也形似小鐘與茲器確合彼所謂鐘指大者非謂編鐘也文又曰以享以孝用蘄萬壽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鐲

爲軍器而此銘則確爲廟器者何蓋周之世樂尚大武而用徧於羣廟武象勝殷之事禮樂記賓牟賈云駟夾而振先儒釋振爲振鐸夫既有鐸則鼓人之四金必備於樂中可知又鼓人既言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則六鼓之用皆有四金所謂路鼓鼓鬼享卽宗廟之祭也言句者禮樂記句中鉤注云句謂大屈也是器取名義或由此銘作反書古器款識往往見之而文則倒者案此器有直枋而無蟲旋不可以縣又體重不可以持枋端作菌形知用之時必建其柄使銑口上向捋之夫鑼不見於說文以鐲字已收遂不復列其別體集韻鑼爲銚之古文說文銚爲温器集韻復以鑼爲温器知本屬一物二字可以通用前修已能知之惟是此爲樂器彼爲温器名一而實不一古人樂器爲鐘栗之量又爲鐘樂器爲錞矛之鐏又爲錞異物政不嫌同名器頂作雲雷紋無帶紋諸飾中體長建初尺一尺二寸旁出迤二寸爲其銳三分體長去一爲其枋口縱八寸七分横六寸二分微長

武靡嬰買冢田玉券考

券文曰建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乙酉武孟子男靡嬰買馬起宜朱大弟少卿冢田南廣九十四步西長六十八步北廣六十五步東長以上正面七十九步爲田二十三畝奇百九十四步直錢七萬二千東陳正比介北西與禾少比介時知券約趙滿何非沽酒各二千以上背面案古人男女皆稱子孟子男猶言長子對其考言此必買田瘞墓之文故刻之以玉也後漢用四分秝術其節气合朔皆後天今用時憲術推建初六年節气日名干支與後漢書相印證確得是年十一月十六日乙酉秝表附後考其廣長

畝數此係四邊不等之田其法用兩廣兩長相加得三百奇六
步二約之爲一百五十三步南廣較五十九步西長較八十五
步北廣較八十八步東長較七十四步諸較連棄得三千二百
六十五萬七千六百八十步開方得五千七百一十四步六八
九案漢書食貨志注古百步爲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爲畝以漢
畝法收之得二十三畝餘一百九十四步小餘六八九畝數確
合計其錢每畝之直當爲三千其奇不足畝亦給滿數故云直
錢七萬二千今以建初尺較工部營造尺漢尺短二寸七分每
步六尺則短今步一尺六寸二分凡二百四十步則短六十一
步奇二尺八寸爲漢畝不及今畝之數古介字與界通比介猶
接界四界所至不舉南者此買地益家田其原田在其南故也
建初六年辛巳秣裹

距雍正癸卯積年一千六百四十二
中積分五十九萬九千七百二十七日九千一百三十一分小
餘一七六四
通積分五十九萬九千六百九十五日七千九百零五分小餘
七七四六
天正冬至四日二千零九十四分小餘二三三六
紀曰五
積日五十九萬九千七百二十八日
通朔五十九萬九千七百四十三日一千二百六十三分小餘
三
積朔二萬零三百零九
首朔一十一日三千六百三十二分小餘五六二三

四分甲辰正月大甲辰二十六日雨水己巳
甲戌二月小甲戌二十六日春分己亥
甲辰三月大癸卯二十七日穀雨己巳
癸酉四月大癸酉二十八日小滿庚子
癸卯五月小癸卯二十八日夏至庚午 漢林節气後天夏至在次月朔則此月爲漢之閏四月
壬申六月大壬申三十日大暑辛丑 漢五月大暑
壬寅閏月小壬寅 漢六月大暑在初二日
辛未七月大辛未初一日處暑辛未 後漢五行六月辛未晦案漢林後天故辛未爲前月晦而此月朔爲壬申
辛丑八月小辛丑初二日秋分壬寅 漢八月朔壬寅
庚午九月大庚午初三日霜降壬申 漢九月朔辛未

庚子十月小庚子初四日小雪癸卯 漢十月朔辛丑
己巳十一月大己巳初五日冬至癸酉 漢十一月朔庚午其十六日乙酉
己亥十二月小己亥初五日大寒癸卯
四分十二月大餘三十八小餘三百四十六

齊魯古印攟後序

金石文字山左頗著聞阮文達公輯吾鄉金石志凡豐碑桓碣鐘鼎槃敦之倫莫不備載其中古印亦甄賞至確然非專書所收之數不過數十覽者隘焉予表太叔南鄭公所著錄也公遂於金石學鼎彝碑版無不購蓄而嗜古印爲尤最嘗取印中官爵名氏紀在前典關於山左可以考證者彙而成編上起周秦下至兩漢而止其印之無可考證而確屬出自山左界壤者附焉共若干卷名曰齊魯古印攟厥後燕秦楚越

廣爲蒐訪益聚益夥凡六百餘枚盡著之譜仍舊名者從朔志也譜既成而遽捐館舍公嗣君翰生表叔克紹家學重加釐訂廣爲流傳其中條例一無所更懃懃焉冀成前美者於志可謂篤已今歲冬適命序於升俾志緣起升無文然義不敢辭乃勉爲序言以綴其後葢嘗論古印之用有二曰官印曰私印印亦曰璽周禮職金鄭君注璽者印也春秋外傳魯語韋君注璽印也蔡邕獨斷云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漢舊儀云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鈕文曰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

璽天子信璽諸侯王黃金印橐駝鈕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印獨稱璽漢舊儀謂天子及諸侯王之印獨稱璽此官印也而私印稱璽者其習猶通乎臣下不能以盡革淮南子說林訓云龜鈕之璽賢者以爲佩高誘注衣印也印而稱衣乃常佩以爲飾之意謂私印也故用龜鈕者亦可言璽矣璽字制形之義說文小篆作璽从土其籀文作璽从王王古玉字如印藪所載荊王之璽从土梁王之璽从王足相徵也然古印多作鉩字爲說文所無意者秦書八體其五曰摹印秦制天子之璽用玉以下私璽用金故从金此爲當時所制之專字與而子夏易傳遘卦爻辭繫於金鑼尒爾既通用鑼當爲鉩之別體不容判作兩字

近經學家以說文引易作欙云絡絲柎遂謂鑷與欙通顧字有正義有藉義於易卽假作欙又何害正義之爲卬耶吾固謂此字載在六經出自秦以上之古文或可與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一爲言及之耳又私璽之璽或作埶埶卽璽亦可爲埶卽鑷作證其从玉从金从土之不同何也蓋古人重耳治之學專藉爾尒以定聲以玉爲之則曰璽以金爲之則曰鈐以土爲之則曰埶後乃混同用之要其制字本義實確然各有所屬說文璽訓爲守土許君特取秦漢之制專主主上隨文爲釋決非本旨其不載鈐文者漢世卬中已不行此字故略之也夫欲論古卬時代之殊西漢與秦官爵多沿人之名氏又每錯見苟徒講求形貌則緩鑄急鑿異代同工惟以字體剖別曰卬曰璽此類雖難確定而以鈐爲文之一類非秦以後物斷可識矣攷歷來以印訂譜者如姜夔王俅錢選顏叔夏徐克一吾邱衍趙孟頫諸先輩既各名家嗣是而後更多著錄其體例皆諸印雜陳茫無畫界今此譜特列古鈐於前以餘印次後鑒別良爲精審而古鈐之多且至三十餘枚以視阮文達公所著山左金石志外其自藏弆見諸品題者僅海上嘉私鈐以多寡相視判若楹筵雖物之聚散顯晦必有其時而亦見南鄭公振奇好古其蒐羅固匪易也噫古人往矣官爵名氏其爲史籍弗載曷可勝數幸而卽一物以見焉是古人精神之所託也是古人手澤之所存也可不珍重愛惜之與而況虎炳簡策足以風礪來葉者可不珍重愛惜而復播傳之與若夫偏旁點畫區區證文字之同異者猶其後也儻是譜出閱之者乃僅目爲清玩微特非南鄭公之心亦豈後人所以翼成前美之志也哉

續齊魯古印攈序

同里郭申堂嫻文耆學耽古喜聚書以餘力爲金石學三代秦漢銑印蒐存者數稘矣今夏方輯續齊魯古印攈一日過其齋出古大銑示余曰此吾作印譜之緣起也吾舅氏高南鄭先生以金石名家嘗輯齊魯古印攈書甫成而先生遽謝世嗣君翰生爲增補以傳吾向從舅氏稍稍聞緒論丁亥秋獲此銑摩挲愛賞與翰生詫爲海內瑰寶由是古興益深收籠日富今欲編次附先生之書後公諸同好卽以此弁簡端惟是篆文奇詭索解爲難子曷以暇日彊識之以爲快余退攷其文因臆釋之曰銑篆文厤並乜聖論畫业銑厤卽昜字爲陽之古文春秋三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陽爲處父食邑一統志云山西太原府太谷縣東有故陽城漢爲陽邑晉大夫陽處父邑昭公十五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杜預注陽卽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東有漢唐縣故城卽其地閔公三年齊人遷陽杜預注國名世族譜云土地名闕不知所在案漢志陽都下應劭注齊人遷陽故陽國是陽都在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境此銑碻出沂水界中則昜卽陽國禮坊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葢當時亦强大之國並當是向字春秋宣公四年伐莒取向杜預注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地城注所指爲今在蘭山境之向城鎮儒者多以爲非太平寰宇記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此去莒爲近經書取向當在是承縣向城卽此銑向邑之向葢陽都在沂水西南葛溝西向城鎮在蘭山西南泇河東兩地相距百餘里當時必爲其屬地篆文加邑作衕者識別之文亦猶樊或作鄨祭或作郺奄或作郾耳堊依文求義

應爲聖聖聚二字古通用說文聚會也一曰邑落曰聚後漢平帝紀張晏注聚邑落也皆謂邑之村落曰陽向邑聚國大於邑邑大於聚相統之辭篆文又曰㑹㠯止鈰近見好古家藏四字古鈰與此鈰作凸出式相類者凡有三鈕惟第二字殊餘則並同一爲吳縣潘文勤公藏篆形作邕㠯止楹二爲吾邑陳文懿先生藏篆形作邕㠯止楹又作邕㠯止鈰首徙字也徙屎二字古通用毛詩民之方殿屎即借屎爲徙屎尺从尾省說文徙之古文作屎亦即屎字中从火者尾注从到毛在尸後蓋全體象形字初畫宛轉左紐象尻骨形右下垂者象到毛形諸鈰體有繁簡交互可推㠯㠯字文懿先生釋㠯極碻上从人說文以此字爲象三合之形讀若集今字在其部云从人丁本分爲二字然金字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舜器中金字如曾伯

黍簋作㠯邾公望鐘作㠯之類甚夥亦皆省丁作人㠯之本字从皿㠯聲鄭公㠯聲今作羣爲會意字此省酉仍諧聲字耳皿字上覆作內抱形巳即也字與彝器中作巳者文小異小篆作匜鈰文从也加皿與叔娟匜作盉同爲古文中別體皿當是盧氏幣爲盡與此皆省文說文云盧飯器也言徙盧者玉篇云徙遷也遷徙也遷徙二字同義故展轉相訓尚書貿遷有無化居此徙謂貿遷也古者百工器皿恆越境轉粥以通有無其時關市有譏故必以鈰爲之徵信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此鈰殆所謂璽節者與嘗謂金石可證先聖遺籍今得是以借見經中古器形宜者古者之珍賞之也越日錄此以復申堂申堂曰子所釋有深契吾心者今譜既成曷書諸册以志作譜之緣起乎復質諸翰生翰生曰古文既失傳後人釋者皆虛揣景射是非莫

由據定故滋訟紛如今錄是釋以質當世通人證其是非未始非學問之意也余題其說遂書以爲序

辨蟫居藏書記

吾齊自古稱文物藪漢世所傳若王同之易庸生之書轅固之詩鄭君之禮衣被宇內卓爲儒宗海隅席其風者學問彬彬莫不以經籍爲貴厥後劉宋間青州任彥升宏才博覽聚書至巨萬卷習俗雅尚於是概見我朝聚書之家僂指難數而流傳藉藉者則安邱張杞園氏益都李南澗氏爲最著夫杞園當日家僅逾中人之產南澗一官落拓貧窶以終其物力不足以奔走市買所藏之籍能與幾何然而世每樂道之者豈其人果以聚書傳耶吾邑高君翰生星街公之孫叔餘公之子也星街公爲余曾王母羣從弟君年視余爲弱而行則長每相過從謙謙自牧尊酒談讌際功名富貴未嘗挂齒頰葢冲夷而澹退其天性然爾夙重樸學嗜書成癖凡奇編祕函以及宋槧元雕刻意搜羅不惜巨資偶或不給輒典質以酹其價又輯齊魯遺書采摭數十家表彰先喆孜孜不遺餘力先是星街公始有事收藏獲壽光故家書若干卷後司鐸闕里又得書八櫝捆載東歸嘗戲語人曰此吾冷官宦橐也公捐館後叔餘公兄弟四人析而分讀公性好金石鼎彝碑版秦璽漢章之倫莫不眾蓄故凡小學諸書足資攷證者咸購之今得君所續存者合計卷三萬有奇以三世之勤始獲百城之擁嗚呼何其難也君惜其聚之難而思葆諸永久俾無墜失爰擇精室庋之插架分廚仿朱秀水曝書亭例略爲變通區分六門曰經曰史曰子曰集曰叢書曰類書室外旁蒔修竹每當旭日初升微風徐動而幽籟清影時縈

迴拂動囊裘閒致足樂也君則閉關獨坐參鉤研稽甲乙丹黃寒暑靡閒取宋沈忠敏公詩句安得牙籤三萬軸爲公一一辨蟫魚之意顏曰辨蟫居而囑余爲之記余嚮讀隋書經籍志每慨書有三厄亦嘗綜究物理深原其故嬴氏扇虐燔棄六經此火厄也五季之變蕩於兵戈此金厄也隋初載以渡江中流沈舶此水厄也蓋文字爲五行之秀其機偶戾則氣必反而自儷古與古相續著錄日盛其免此三厄獲傳於今者幸矣乃其千百什一之存又或以歲久飽蠹銷蝕殘毀不施斟酌古書之傳愈久而愈失眞則又幸中之一大不幸矣此承學之士所尤兢兢也抑又聞之泛涉爲博精粹一致擇術不審心思耳目馳騖而無所就是謂亂官德業且以日荒徂徠先生之錄蠹書魚辭也云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者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潛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魏晉以降迄於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雕鏤文理刓刻典經道日以刻薄而不修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徂徠此言推闡王氏之說切譏經師適開後學不信古不好古之漸所持未免過當而其餘論則美矣茲以辨蟫名居也勿亦有慨於此與夫藏弆雖富而獨能剖別以黜其悖道則君志之所嚮可知矣且君之藏書承先澤也星街公宣教曲阜以昌明聖教爲己任載書而歸別無長物與南澗買舟潮陽時何以異叔餘公攷訂古印攩經潘司寇伯寅王太史廉生弁言藏於家論者謂不得杞園鐵筆摹

刻以傳爲憾二公學行素績允符羣望非皆服古功深涵濡於正學之驗耶君食舊德紹清芬撫摩遺編必有益生其孝恭而自勵所以可傳者固無俟獻規於司簿也重違其囑遂述梗概以爲之記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四終